



河套志

卷五

卷六

河套志卷第五

商邱陳履中執夫纂定



宜興儲大文六雅參閱

山陽邱 燾誠齋

校訂

同懷弟履平坦齋

藝文一 奏疏

議復三郡

漢 虞 詡

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

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價殷積又有龜

茲鹽池以為民利

上郡龜茲縣有鹽官即今榆林府地

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

尾群羊塞道北阻河山乘院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
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
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羗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
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
今三郡未復安定北地郡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
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備邊疏

宋張齊賢

清遠軍陷沒以來青岡砦燒棄之後靈武一郡援隔勢孤此繼遷
之所覬覦而必至者也以事勢言之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其
計無他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啗以官爵誘以貨

利結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朝廷矣臣所領十二州軍見二萬餘人若緣邊料東本城等軍更得五萬餘人招致蕃部其數又踰十數萬但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之奔走不暇何能為我患哉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若繼遷來春於我軍未舉以前發兵救援靈武盡驅其衆并力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縱多聚甲兵廣積財貨亦難保必勝矣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為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恐繼遷旦暮用兵斷彼賣馬之路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沈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既稟命而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鎮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

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為聲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若曰名器不可以假人爵賞不可以濫及此乃聖人為治之常道非隨時變易之義也

靈州事宜疏

張齊賢

靈州斗絕一隅當城鎮完全磧路未梗之時中外已言合棄自繼遷為患以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何由而出城中之兵何由而歸欲全軍民理須應接為今之計莫若增益精兵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

師期兩路交進設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道途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敗則禽臣謂兵鋒未交而靈州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而置砦於蕭關武延川險要處以僞寓之如此則蕃漢土人之心有所依賴裁候平寧却歸舊貫然後蕃漢之兵乘時以為進退則成功不難矣

經制西邊疏

張齊賢

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為繼遷并吞言事者以臣所慮為太過畧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懷戀父祖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以銀州廉察庶滿其意爾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協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

獎未厚洎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姦威愈滋逆志尤
暴屢斷靈州糧路復撓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為吞噬當靈
池清遠軍垂欲陷沒臣方受經略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
強大蕃族與之為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古今之上策也遂請以
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効其時近臣所見全與臣謀不同多
為阻撓及繼遷為潘羅支射殺邊患謂可少息今其子德明依前
攻劫析逋遊龍鉢等盡在部下其志又似不小臣慮德明乘大駕
東幸之際去攻六谷則瓜沙甘肅于闐諸處漸為控制矣向使潘
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為虞今潘羅支已亡廝鐸督恐非其敵望
委大臣經制其事

言邊事

宋 琪

臣頃任延川節度判官經涉五年雖未嘗躬造夷落然嘗令蕃落將和斷公事歲無虛月蕃部之事熟於聞聽大約黨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戶熟戶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橫過寇略者謂之生戶其俗多有世讐不相來往遇有戰鬪則同惡相濟傳前相率其從如流雖各有鞍甲而無魁首統攝並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為患黨項界東自河西銀夏西至靈鹽南距鄜延北連豐會厥土多荒隙是前漢呼韓邪所處河南之地幅員千里從銀夏至青白兩池地惟沙磧俗謂平夏拓拔蓋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栢林謂之南山野利益羗族之號也從延州

入平夏有三路一東北自豐林縣葦子驛至延州縣接綏州入夏
州界一正北從金明縣入蕃界至蘆關四五百里方入平夏州南
界一西北歷萬安鎮經水安城出洪門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
西境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致接界熟戶使為鄉道其強壯
有馬者令去官軍三十五里踏白先行緣此三路土山栢林谿谷
相接而復隘陘不得成列躡此鄉道可使步卒多持弓弩槍鋸隨
之以二三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途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
我皆嚴備保無虞也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彝超擅稱留
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彝超換鎮彝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
廷命邠州藥彥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

軍儲不繼遠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為邊人
之利臣又聞黨項號為小蕃非是勦敵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
便可盪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隱莫若緣邊州鎮分
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凡烏
合之徒勢不能久利於速鬪以逞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
彼無城守衆乏餼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令覘其保聚之
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
之路合勢擊之可以剪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語諸軍擊賊所獲生
口資畜許為己有彼為利誘則人百其勇也靈武路自通達軍入
青岡峽五百里皆蕃部熟戶向來使人商旅經由並在部族安泊

所求賂遺無幾謂之打當亦如漢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此時
大軍或須入其境則鄉道踏白當如夏州之法况彼靈州便是吾
土芻粟儲蓄率皆有備緣路五七程不煩供饋止令逐都兵騎畏
糧輕齎便可足用諺語所謂磨鎌殺馬劫一時之力也旬浹之餘
固無闕乏矣

攻守方略疏

陳執中

元昊乘中國久不用兵竊發西陲以游兵困勁卒甘言悅守臣一
旦連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此蓋范雍納詭說失於戒嚴劉平輕
躁喪其所部上下紛攘遠近震駭自金明李士彬族破而並邊離
落皆大壞塞門金明相距二百里宜列修三城城兵千人益募弓

箭手寇大至則退保小至則出鬪選閤門祇候以上為塞主都監以諸司使為蘆關一路都巡檢以兵二千屬之使為三砦之援熟羗居漢地久者委邊臣拊存之反覆者破逐之至於新附黠羗如涇原康奴滅臧大蟲族久居內地常有叛心不肆剪除恐終為患今軍須之出民已愁歎復欲徧修城池如河北之制及夏須成使神運之猶恐不能民力其堪此乎陝西地險非如河北惟涇州鎮戎軍勢稍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內營非策之上也宜先並邊城池其次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為營葺則科率減民力蘇矣今賊勢方張宜靜守以驕其志蓄銳以挫其鋒增土兵以備守禦省騎卒以減轉餼然後徐議盪平改張制度更須

主張將臣橫議不入則忠臣盡節而捐軀矣

論西事劄子

范仲淹

臣聞兵家之事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緣邊城塞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二三分若吳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緣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能高枕矣為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永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源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

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集三二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竊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敵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沙一日數出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无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擊難制之敵臣以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漢唐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受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稅賦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

不觀有司之責觀便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敵者惟陛下
深計而緩圖之

論夏人納鹽易茶

包拯

臣伏見西虜再遣楊守素詣闕請命而朝旨方議納其誠款此亦
安民禦邊之長策也風聞道路云元昊欲歲納青鹽貿易茶貨然
未審虛實緣元昊數州之地財用所出並仰給於青鹽自用兵以
來沿邊嚴行禁約者乃困賊之一計爾今若許以歲貢數萬石必
恐禁法漸弛奸謀益熾不惟侵奪解鹽課利亦慮浸成大敝闕防
或未能制若稍行捉捕則棄前恩結後怨此亦必然之勢也議者
復欲令運於關東支用或許客人裨販則又不免配率車乘轉成

騷擾固朝廷所宜慎重此舉如不獲已則不若於前來許賜帛繒
茶貨數量與增加亦可以弭凶戾之求兼此劇賊猖狂難保沿邊
塞柵備禦之具亦不可少懈

論麟州事宜劄子

歐陽修

臣昨奉聖旨至河東與明鎬商量麟州事緣臣未到間鎬已先有
奏議尋再準樞密院劄子備錄鎬等所奏令臣更切同共從長相
度臣遂親至河外相度利害與明鎬等再行商議乞那減兵馬人
數可以粗減兵費已具連署奏聞此外臣別有短見合盡條陳其
利害措置之說列為四議如後 一曰辨象說臣竊詳前後臣僚
起請其說有四或欲廢為寨名或欲移近河次或欲抽兵馬以減

省饋運或欲添城堡以招輯蕃漢然廢為寨而不能減兵則不若不廢苟能減兵而省費則何害為州其城堡高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設之險可守而不可攻其至黃河與府州各繞百餘里若徙之河次不過移得五七十里之近而棄易守難攻之天險以此而言移廢二說未見其可至如抽減兵馬誠是邊議之一端然兵冗不獨麟州大弊乃在五寨若只減麟州而不減五寨與不減同凡招輯蕃漢之民最為實邊之本然非朝廷一時可自為必須委付邊臣許其久任漸推恩信不限歲年使得失不繫於朝廷之急而營輯如其家事之專方可收其遠效非二年一替之吏所能為也臣謂減兵添堡之說近之而未得其要 二曰較存廢今河外之兵

除分休外尚及二萬大抵盡河東二十州軍以贍二州五寨為河
外數百邊戶而竭數百萬民財賊雖不來吾已自困使賊得不戰
疲人之策而我有殘民斂怨之勞以此而思則似可廢然未知可
存之利今二州五寨雖云空守無人之境然賊亦未敢據吾地是
尚能斥賊於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議移廢則五寨勢亦難存兀
爾府州便為孤壘而自守不暇是賊可以入據我城堡耕牧我土
田夾河對岸為其巢穴今賊在數百里外沿河尚費於防秋若使
夾岸相望則泛舟踐冰終歲常憂寇至沿河內郡盡為邊戍以此
而慮則不可不存然須得存之之術 三曰減寨卒臣勘會慶曆
三年一年用度麟州用糧七萬餘石草二十一萬餘束五寨用糧

一十四萬餘石草四十萬餘束其費倍於麟州於一百二十五里之地列此五寨除分兵歇泊外尚有七千五百人別用二千五百人負糧又有并忻等十州軍百姓輸納外及商旅入中往來其冗長勞費不可勝言逐寨不過三五十騎巡綽伏路其餘坐無所為蓋初建五寨之時本不如此寨兵各有定數建寧置一千五百人其餘四寨各止三百至五百今之冗數并是後來增添臣謂今事宜稍緩不比建寨之初然且約舊數尚不至冗費臣請只於建寧留一千人置一都巡檢其鎮川中堠百勝三寨各留五百其餘寨兵所減者屯於清寨堡以一都巡檢領之緣此堡最在近東隔河便是保德軍屯兵可以就保德軍請糧則不煩輸運過河供饋若

平日路人宿食諸寨五百之卒巡綽有餘或些小賊馬則建寧之兵可以禦捍若賊數稍多則清寨之兵不失應援益都不去百里之內非是減軍但那移就食而已如此則河外省費民力可紓四曰委土豪今議麟州者存之則困河東棄之則失河外若欲兩全而不失莫若擇一土豪委之自守麟州堅險與兵二千其守足矣况所謂土豪者乃其材勇獨出一方威名既著敵所畏服又能諳敵情偽凡於戰守不至乖謀若委以一州則自視州如家繫己休戚其戰自勇其守自堅又其既是土人與其風俗情接人賴其勇亦喜附之則蕃漢之民可使漸自招集是外能捍賊而戰守內可輯民以實邊省費減兵無所不便比於命吏而往凡事仰給於

朝廷利害百倍也必用土豪非王吉不可吉見在建寧寨蕃漢依
吉而耕於寨側者已三百家其材勇則素已知名况其官序自可
知州一二年間視其後効苟能善守則可世任之使長為捍邊之
守右臣所陳乃是大計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若可以施行則紓民
減費之事容臣續具條列取進止

論復置豐州劄子

司馬光

臣等伏見國家復置豐州故城仍差人知州此誠河西險要之地
修之甚便然其地勢孤絕外迫寇境鄉者王氏知州之時所部蕃
族甚衆有永安來遠保寧三寨皆以蕃族守之慶曆初拓拔元昊
攻陷州城州民及三寨蕃族盡為所虜掃地無遺今州城之中但

664760



有邱墟瓦礫環城數十里皆草莽林麓而已若建以為州則須復設外寨備置官吏廣屯兵馬多積芻糧皆應調發內地之民以奉之勞費甚大此所謂徇虛名而受實弊也頃年朝廷欲修豐州城河東經略司嫌其單外迺於其南數十里築永寧堡其地窪下居兩山間疏惡難守今既修豐州則永寧堡深在腹內無所復用臣等以為不若遷永寧堡於豐州故城其兵馬芻糧不須增益但擇使臣有材畧者使守之不必假以知州之名仍召募蕃漢之民使墾闢近城之田俟民物繁庶皆如其舊然後升以為州亦未晚也取進止

言陳述古劄子

治平二年正月

司馬光

臣竊聞陝西都轉運使陳述古昨因巡邊妄奏稱邊鄙寧靜不足
為慮後因權涇原路經略司事聞副總管劉几稱西人點集將謀
入寇請出兵防禦述古恐與前奏相違因此怒几奏稱不協軍情
張皇生事擅移几知鳳翔府數日之間西人果大舉犯邊殺掠弓
箭手及熟戶蕃部述古亦不即時發兵救援致陷沒數千戶近者
雖知朝廷已差臺官勘述古罪狀然竊聞所坐止於擅移劉几及
奏狀有不實之處若以文史議之罪不至重若以國計言之為害
實深何則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習戰雖屯戍之兵亦臨敵難用唯
弓箭手及熟戶蕃部皆生長邊陲習山川道路知西人情偽材氣
勇悍不懼戰鬪從來國家賴之以為藩蔽今述古知西人欲來侵

擾而自避，翻覆之辜，順成欺罔之謀，抑遏將官，不許救護，遂以數千戶生民委於虎口，使父子流離，骨肉塗炭，豈惟已陷沒者深可哀痛，臣恐自今以後，諸路弓箭手皆不敢於極邊居止，熟戶蕃部皆有叛國從賊之心，以此觀之，其害豈小哉！况述古出於門蔭，材氣庸鄙，自歷官以來，所至之處，縱恣胃臆，殘虐吏民，不顧憲典，輕侮王命，驕暴狠狡，天下共知。屢會坐事黜降，旋復收用，叨竊名位，一朝至此，誠過其分量。故天奪之魄，舉措乖謬，駭人視聽，陷敗民命，挫辱國威，內外之人無不憤疾。臣聞舜誅四凶，而天下服，如述古平生所為，亦可以謂之凶人矣。陛下縱不欲明加斧鉞以謝邊民，亦當投之荒裔，以禦魑魅。庶使封疆之臣少加警懼，取進止。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四劄子

司馬光

臣近日已三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蒙朝廷采納臣欲止而不言則不忍坐視一路之民橫受困苦而自圖一身之安又恐遷延日久則無及於事是以不敢避斧鉞之誅繼上封奏為陛下極陳其害臣比日以來熟思此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色役並是上等有物力戶人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曆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契丹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戶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丁之

家即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強壯其時西邊事宜尤急尋將陝西一路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指揮正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遂只將鄉弓手及強壯刺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綴或欲遠出幹事糴賤販貴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產欲浮游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人員教頭寧無斂掠是於當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若果如議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刺其手背以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為害於兩路之民已可知矣况陝西於慶曆年中民

家已各喪一丁刺充保捷流落不歸今又取其次丁刺充義勇不
亦甚乎朝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省諸般色役至於弓手
壯兵解子驛子之類州縣所不可闕者亦皆減放謂之寬恤民力
今乃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為義勇何朝廷愛之於
前而忍之於後憫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既籍之後則州
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勇之身
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刺為義勇是使陝西
之民子子孫孫皆有三分之一為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之害
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於正軍亦
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

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政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曆之間趙元昊負累朝厚恩無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甌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賈誼有言曰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曆禦戎之策國家當永以為戒今乃一檢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車又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之兵

皆出兵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則對曰三代之
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車馬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為伍
兩卒旅師軍為之長者皆卿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營府不屬州
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
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
有軍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鬪毆
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
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闐弓彊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彼
若聞胡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胡騎殺掠蹂踐卷地而來則
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烏伏鼠竄自救之不暇

豈有一人能為縣官率士卒而待寇乎以臣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安有為國家計驚駭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為兒戲之事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伏望陛下不以臣愚賤而忽其言少留聽察其刺陝西義勇事早賜寢罷則一方幸甚取進止

論西羗夏人事宜

蘇軾

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情以勝為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

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彼中足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馬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歎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疋歸鬻之其民足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彼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彼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

明然後納之則彼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彼雖有易
我意然不得西藩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璫之賊臣也
挾制其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董璫死匿喪不發逾年象定乃詐
稱嗣子偽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於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
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立與否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
骨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董璫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羗心服既
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覺自彼生爵命未
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土使額命
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為
安國因其妾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

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
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羗之叛也故起
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
不咎然可以為方來之鑑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
狂輕用其衆故其為邊患皆歷年而後克定今梁氏專國素與人
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乎料其
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
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廊延五寨好
請不獲勢挾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竊聞朝
廷降詔諸路勅勵戰守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

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竊以為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若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款塞之謀必將為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情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彼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勅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勅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

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堠精明彼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己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少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以畏事為無事者臣切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

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
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
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
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而
保全與眾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條列陝西利害疏

九條
選四

范純仁

臣前次上殿親奉德音以臣曾任陝西令臣具陝西利害聞奏臣
才識淺拙慚無長策上裨聖猷謹具管見條列如左一陝西有沙
苑等處監牧草地七八千頃自來養馬別無增息虛占良田今來
陝西四塞之地不通漕運若得彼中自出穀食則屯聚大兵易為

供贍今乞罷陝西監牧將上件地開為營田募民耕種一項歲收
公私無慮二百石則歲可得一百五十餘萬石以助闕右兵民之
食為利不細其所得芻秣自可秣馬以助軍計一方今陝西苦於
城寨太多及冗兵冗官為害又朝廷時有試中武藝等人並與班
行殿侍送沿邊指使城寨多則分却兵糧冗官多則坐耗邊用及
班行等各懼替歸本班難得差遣故人人皆思僥倖以為身謀交
構邊事無所不至今乞將閑慢城寨冗官冗兵檢會臣前來劄子
委帥臣監司減省其試中武藝等人即乞且送陝西內地易得糧
草處差使緩急旋行勾抽不惟惜得軍儲兼免妄生邊事一解益
之法是為邊備根本近因法壞朝廷雖曾遣張靖體量亦不能深

究利病朝廷以未見弊源重於更制臣恐三二年間糧草亦更虧
少今乞檢會臣前來劄子令轉運司通管公共講求長久之法庶
幾范祥時糧草之數漸可復補一邊人好食西界青鹽雖嚴禁所
不能止販者多是邊上強人事敗悉遭遠配邊上強人漸少甚非
中國之利今乞於沿邊置權場以茶并雜貨博易青鹽盡收入官
與解鹽同賣仍通入解鹽課額其合用茶乞自朝廷賜與其他雜
貨即令解鹽司管認如此則不惟省刑愛人亦可以固戎心息邊
患

論鹽法

元帖木兒

近蒙委巡歷奉元東道至元元年各州縣戶口額辦鹽課其陝西

運司官不思轉運之方每年豫期差人分道齎引遍散州縣甫及旬月杖限追鈔不問民之無有竊照諸處運司之例皆運官召商發賣惟陝西等處鹽司近年散於民戶且如陝西行省食鹽之戶該辦課二十萬三千一百六十四錠有餘於內鞏昌延安等處認定課鈔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錠慶陽環州鳳翔興元等處歲辦課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五錠其餘課鈔先因關陝旱饑民多流亡准中書省咨至順三年鹽課十分為率減免四分於今三載尚有逋負蓋因戶口凋殘十亡八九縱或有復業者家產已空邇來歲頗豐收而物價甚賤得鈔為艱本司官皆勒有司徵辦無分高下一概給散少者不下二三引每引收價銀三錠富家無以應辦貧

民安能措畫糶終歲之糧不酌一引之價緩則輸息而借貸急則典鬻妻子縱引目到手力窘不能自運止從各處鹽商勒價收買舊債未償新引又至民力有限官賦無窮又寧夏所產韋紅鹽池不辦課程除鞏昌等處循例認納乾課從便食用外其池隣接陝西環州百餘里紅鹽味甘而價賤解鹽味苦而價貴百姓私相販易不可禁約以此參詳河東鹽池除撈鹽戶口食鹽外辦課引數今後宜從運官設法募商興販但過行鹽之數諸人勿得侵擾韋紅鹽法運司每歲分輸官吏監視聽民採取立法抽分依例發賣每引收價鈔三錠自黃河以西從民食用通辦運司元額課鈔因而挾帶至黃河東南者同私鹽法罪之陝西興販解鹽者不禁如

此庶望官民兩便而課亦無虧矣

請陝西兼食韋紅鹽疏

胡通

陝西百姓許食解鹽近脫荒歉流移漸復正宜安輯而鹽吏不察民瘼止以恢辦為名不論貧富散引收課或納錢入官動經歲月猶未得鹽蓋因地遠脚力艱澁今後若因大河以東之民分定課程買食解鹽其以西之民計口灘課任食韋紅之鹽則官不被擾民無蕩產之禍矣且解鹽結之於風韋紅之鹽產之於地東鹽味苦西鹽味甘又豈肯舍其美而就其惡乎使陝西百姓一概均灘解鹽之課合食韋紅之鹽則鹽吏免巡禁之勞而民亦受惠矣

論西北備邊節

明倪岳

往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字羅忽訶加思蘭大為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寧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衄懦怯者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所以任其源源而來恣其洋洋而去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得衣食之原屢起盜心處於彼者得窟穴之固遂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屋廟慮遣將徂征奈何四

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僭爵優游朝
行輦帛興金充捫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
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者至濫殺
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為言未嘗有
所斬獲輒以鈎搭為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
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草野者非什伍之卒即征行
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况夫京營之兵素為冗怯臨陣退縮反
隕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為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
顧乃輕於出禦以瀆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
也去京師近於彼有門庭之喻則此當為陞楯之嚴矣頃兵部建

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擣虛批亢兵家之算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為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為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闕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粟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至立權宜之法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

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立開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毫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所由不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為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為准折糧價實則侵剋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此其常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為射影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

支給之數背公以營私罔上而病下莫此為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倣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為之盡心者乎採之建白者之策察之議論者之言則又紛紛不一故夫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知况欲復地於河北以為之守必須屯兵於塞外以為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為累饋餉為艱彼或佯為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可得而城退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

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徼幸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於馳驅；或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夫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東翦建州之衆，北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耳。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識，為無策甚者。至謂昔以

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
可以息肩闕陝得以安堵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與祖宗不可
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闕陝騷動今棄延綏則
他日之害鍾於闕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拯
此實寡謀故爾大謬也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
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
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為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
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
民壯去容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
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

請選差主事赴榆林揀選官軍

馬文升

榆林邊城控關中之管鍵扼虜寇之咽喉近者有警守將輒請調遣大同宣府并京營軍馬併力戮殺然道途遼遠軍未集而虜已去徒費供億無益於事為今之計惟揀將練兵豐財足食據險以遏其深入燎荒以絕其孳牧四事有備則虜必懾服而地方可寧近年以來榆林總兵平時不能嚴申號令臨事固有身先士卒欲望虜寇之懾難矣乞推選素有名望智謀驍勇者代之仍遣主事二員親詣榆林會同巡撫等官將各堡官軍逐一揀選精壯者存留老弱者更代所選官軍分為三撥馬匹亦分為三等攻戰守禦則虜寇不敢數來侵犯然將雖得人兵雖可用使糧草不足則亦

難以成事乞勅所司計算榆林各堡軍馬若干每年該用糧草若干設法措置仍遣主事一員督軍採辦不至勞民僨運則吾兵食可足矣又沿邊一帶山坡重複崖澗深陡賊馬之來必繇大川而行宋人禦夏俱於川口修築城堡乞尋故跡相度形勢及時修補蓋造倉廩收積糧草在內將延慶二府土兵民壯俱留本府操練遇冬專委都指揮一員會同僉事提督相兼備冬操習選都指揮二員赴陝西都司到任管事遇警督操則腹裏皆有兵備而虜不敢輕入且虜騎犯邊每年燒荒將官視為虛文虜騎得以牧馬乞於初冬草枯虜騎未入之時挑選精兵結布營陣臨邊三五百里務將達賊出入去處野草焚燒盡絕則寇雖近邊馬不得南牧矣

河套志 卷五
二十五
復河套疏

曾 銑

夫夷狄之叛服無常而中國之制馭有道要在圖難於易庶幾杜漸防微仰惟皇上聰明聖治法古憲天禮樂文章一新昭代之制文事武備殆曠世所莫及者是宜舞干羽於兩階內治修而遠人服顧茲北虜乃敢梗化往犯山西宣大二三年來入寇榆林內地殘傷遠邇驚懼夫醜虜雖衆不過漢一大縣而猖獗廼爾豈國家之兵力不能支而制禦之者或未得其要歟臣竊計之蓋我失其險賊得所據巢穴既固驅除遂難顧其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復套不是之圖而徒周章於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而不知抽薪外患未能已也臣謹按河套古朔方地三代以來悉麗

中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漢武帝遣衛
青出塞取河南地為朔方郡築城繕塞因河為固後世稱之曰雄
才大略唐初朔方軍以河為境嗣是張仁愿取漢南地於河北築
三受降城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亦無寇歲損費億計至宋李
繼遷叛走斥澤進陷靈肅河套復為虜有率不能制我太祖高皇
帝順天應人成祖文皇帝時薄海內外皆入版圖豈界河套已乎
後以東勝孤遠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為鎮城方初徙時套內無虜
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守乃區
區於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可委也失此不為弘治八年虜
編筏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常牧套內侵擾

中原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逮至武廟常欲復之而未能故使虜
酋吉囊得以據為巢穴禍根既種竊發無時出套則寇宣大三關
京師震恐入套則寇延寧甘固生民塗毒此撥亂之功天將有意
於我皇上乎夫河套自三代以迄於今中國所守以界夷夏又我
聖祖之所留也一統故疆三邊沃壤其理宜復頃年不守遂使深
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虜得出沒自由東西侵
掠徒勞守禦無補緩急益套虜不除則中國之害日熾浸淫虛耗
將來之禍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其勢所宜復也我皇上德邁三皇
功光列聖選將練兵宵旰日切歲發帑銀以濟邊圉凡所以攘却
外患以保安兆民者天心實鑒祐之而當時封疆之臣曾無有為

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為生民立命者蓋軍旅之興國
家之重務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孽其短者繼踵而至鼎
鑊刀鋸面背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幾希况復所見不同甲可乙
否若待來年便已遷延不振日復一日長寇貽禍臣雖愚昧豈不
知兵凶戰危未易舉動但近年以來得之見聞常懷憤激今復親
履其地目擊此虜跳梁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實有寢不安席食不
下咽焉者昔葛伯仇餉成湯往征淮蔡一隅之寇耳裴度尚以為
不與此賊共載天陞下德邁成湯而在位之臣文武足備又匪但
裴度之比可使裔夷猖肆蒼生陷危一至此哉夫殲豕之牙為力
尚易猛虎負隅又有莫之敢撓者其勢則然也故敢冒昧輒具短

見上塵御覽伏乞勅下該部將臣此奏與修築榆林邊牆之奏會
集群臣詳議可否如蒙採納特賜該部修邊復套次第施行益選
將材除戎器備芻糧練兵馬非朝夕可辦所貴及時修舉則臨期
無誤武功底成或曰榆林邊牆方議修築今乃輒有復套之議會
極歸要顧當何如臣曰築邊之議為四十年之謀也虜在套中生
長日盛病根尚在為患無期不防則為無險防之則兵力坐困有
餘在賊不足在我譬之作隄壅水一朝潰決則汎濫不支矣若夫
復套振武揚威殲彼醜虜驅其餘黨置諸大漠臨河作障天險為
池皇靈既昭賊膽應裂狼顧脅息誰敢輕肆侵軼譬之大禹治水
以海為壑而水歸其所不致橫流此社稷之計聖子神孫之所永

圖也然河套既復猶兼修邊之功若距榆林以為邊則河套永棄
虜患何時而息乎今神聖在上英俊在旁時所當乘機不可昧見
可而動相時以成此臣犬馬之忠也謹將復套數事開列伏惟皇
上裁擇一曰立綱紀綱者大綱也規模之謂也紀者條理也節目
之謂也規模欲其大節目欲其詳細紀既立則戎事可興也復套
之舉國之重務人之謀曰須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陸齊驅並進
裹糧二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驅之出境即沿河修
築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為此謀雖善其勢實難今三邊之兵
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顧此失彼三十萬衆徒爾煩勞其難
一也倉庫空乏上下交困銀穀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

難二也一戰勝賊賊未膽落輒興板築師徒易撓其難三也臣則以為憫生民之陷溺而與之除暴疾醜虜之猾夏而因之正名爰整雄師張皇義旅奚煩兵力之多惟在兵精足食以時而春蒐於套秋守於邊如是三年虜勢必折俟其遠遯然後拒河為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既而移鎮撫以制之立行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巡守兵備道以理之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衛及烟瘴充軍者皆定發於衛所犯該口外為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地預為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日後弊端每軍民一户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頃閑一頃是為閑田以養餘力其沿邊軍民亦出招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黃

河之水為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澇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
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倣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於稼
穡勇於驅馳既臨河設險夏秋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
農事已竣乃於講武之時為禦虜之計民不告勞農不告費行之
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目之大略也乞勅該部預
為料理三年之後舉而措之有未盡者容臣次第敷奏雖然屢年
邊事廢弛將士懦怯甲兵未練整頓實難須及時飭治來年春月
先將鄰邊賊巢剷除以倡我軍之氣俟其膽畧漸雄於焉昭盛明
無外之度闡皇上救民之仁多給榜文標士牌額遍置套中以開
來降之路以歸被虜之民然後興問罪之師舉三年之役則順天

以動豫在師中吉矣三曰審機宜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為之也
孟軻氏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知機論也得
其機而乘之勝算在我何往不濟虜之據有河套也逐水草以住
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類動數十萬長驅
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寇之時勢我不得而與之也及其
入套深冬沍寒水草枯凍又皆各就住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藁
漸至羸瘠比及春深賊因以弱我則訓練強兵攢槽秣馬營伍整
肅火器精利此我之時勢虜不得而與之也今之禦邊者虜弱不
乘因仍怠怯虜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
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於春夏之間水陸

並進直抵虜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騶發矢道同
的砲火激烈電掣雷轟賊縱有援旬月斯集目前震蕩勢必難支
此窺敵觀變潛深參伍之術臣亦計之審矣仍乞命下宣大山西
總督撫鎮等官調度各鎮兵馬嚴加隄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住
牧之寇倘套虜敗亡必將逾河而逃厲兵秣馬又可以收斬獲之
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然後班師而歸守我分地秋
高之時賊如復讐而來我軍據險以守况得勝之兵勇氣自倍不
待臨牆可使撻伐如是三年虜勢自衰將遠遯之不暇而又敢據
我河套也耶至是則祖宗故地已復因河為險修築整隍一如榆
林修守之議且講求屯政建置衛所處分戍卒填實邊民牆塹既

固耕穫可饒全陝之轉輸漸省而內帑之給發亦寬三秦重地可保萬萬年安固矣不然賊之強也來不能禦賊之弱也去不能懲機事大失公私俱困臣不知其所終也八曰備長技漢書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兩軍相為表裏斯為萬全之術今虜賊之長技不異於昔時而在我之長技復有如漢時之五者乎臣不得而知也欲求相為表裏殆又難矣抑求其次莫先於火器蓋天之所以保國家而衛生民者也但有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盡其利與無技等耳安望其有摧擊之功乎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蓋口砲毒火飛砲具式奏請伏蒙皇上發銀數千兩以資成比年禦虜賴焉今秋於寧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虜寇故來降人口云虜

中甚畏此器言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打死人馬數多此其明驗也今欲復套須備熟鐵盞口砲六十個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鎗三萬根長鎗二千根生鐵作砲十萬個焰硝十五萬觔硫黃三萬觔砲鐵鉛子大小二十五萬觔弓矢盾架相為表裏庶可恢復故壤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砲硝黃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今京造火器種種具備防邊可矣但或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或可以守而不可以攻大者質重而難於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毀裂留以別用各有所長若曰神機不可外造盔甲神鎗等器恐為私藏者例也而盞口砲長短鐵銃律條既無該載而實為籌邊破虜之公器特勅該部不為例速發

帑銀二三萬兩給各該鎮撫官於山西陝西等處買辦置造以為復套之資益成造而後教演服習而後運用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謂也不然虜技精強我軍莫恃萬全之功未可必也

請開市賞

涂宗濬

臣惟河套之勢與河東不同河東之勢統於一故約誓一定三十年而不變然且有五路之警河套之部分為四十二枝各有雄長彼此渙無統攝卜失兔雖為套主然徒寄空名於上實無統馭之才四十二枝者中西路則為火落赤而鐵雷把都等其羽翼也中路則為擺言太痛父明安之死要挾中國而本拜等其同惡也東

路則為沙計妄爭監市職名挾索虎皮蟒衣從來不受羈勒而抄
忽兒七台吉等則其朋謀狂逞者也東路莊禿賴又最彊最黠常
與卜失兔爭疆每與火落赤擺言太沙計等主謀入犯套中議款
以來乍款乍叛倏順倏逆無寧歲者職此之由臣去歲七月入鎮
之時火落赤因四月間被創之憤志在報復全套蠢動遠近洶洶
秦晉邊民訛言相驚以為必無延慶矣臣思三路邊長一千二百
餘里秋高馬肥假使同時入犯則防禦為難於是因在禿賴之投
稟於臣臣諭以皇上威德使之安心聽撫毋得助兵火落赤自取
滅亡牌行神木道左布政陳性學路將石尚文等隨宜撫處五日
一市以釋其疑示以恩信以結其心莊禿賴回心聽撫中路監市

官切盡反成亦復傾心向慕不復助兵西行矣惟擺言太報父之
讐難以化誨七月終旬以三千騎入犯我兵挫之於保寧而擺言
太始破膽矣火落赤八月初旬以萬騎入犯我兵挫之於安邊而
火落赤始落魄矣九月中旬沙計以二千騎入犯我兵挫之於常
樂而沙計始惕息矣當時督臣徐三畏親率大兵臨邊調度於是
黃婦始率火落赤叩闕乞憐鑽刀設誓乞求續款督臣姑許悔過
咨行於臣臣思套寇乞款非不卑詞乞哀也非不鑽刀設誓也而
口血未乾輒復背盟豈可以信義結哉計惟有分之而已矣套衆
號十萬分為四十二枝每枝多者不過二三千騎少則一二千騎
而已彼分為四十二我專為一以專敵分必勝之策也前此求款

此西彼東各部未必皆來來亦未必同時於是責成套主卜失免而卜失免威令不行且撫夷官急於成款或密許增賞或陰行交質而講析之時恐疑事不成則語多因循苟且籠絡必至敗盟則弊所從來矣今其使見臣臣面與之約有信牌以分別順逆審界限以識別地方順者先來先給號牌則臨邊駐牧無恐逆者不來不給號牌則大兵剿殺無遺於是千二百里之長邊分為四十二段之畫壤而冬深馬瘦雪厚草枯正中國得志之時後至者畏憚我兵之出擣其巢也於是鐵雷把免炒忽兒七台吉本拜本把什力等密稟於臣自分地界願先輸順今託卜言太等俱以九九進矣莊禿賴亦見諸部效順數差其使投稟於臣叙永矢恭順之意

不復再助各部為逆矣各部自求保全彼此不暇通謀即其使之
來臣密問其情形輸款皆出真意數十年反覆之警至今始成全
局矣臣等案查萬曆三十年二月內本部覆議延寧兩鎮應與市
賞馬價俱應力持定額仍遵明旨十年恭順方准一年市賞如其
陽順陰逆查係某部落某頭目是實即將某頭目市賞停革勿輕
聽罰服苟且開釁今查各部所討市賞萬曆三十年者雖經前撫
臣鄭汝璧會疏題明應給之數祇緣火落赤作反停革未與今應
照例補給其三十二年以後係恭順年分者亦應挨次給賞合無
將火落赤擺言太沙計三頭目姑念悔悟自新准復續款以示天
朝無外之仁其原停市賞在三十年間者照例補給三十一年以

後係恭順年分者亦准挨次給賞以示羈縻而已然今日合套雖已續款臣等亦豈能必其終守盟約而無再犯之時乎所恃廟謨宏遠分別順逆可撫則撫可剿則剿但以血戰為功不以起釁為罪毋以款為必可恃毋以戰為必邀功伸縮由臣等之相機事權無群言之掣肘則將士愈加効力敵人益增畏懷保固疆圉之道不出於是矣

請復茶馬舊例疏

楊一清

臣於茶馬事例知聖祖神宗睿謀英略度越前代也自唐世回紇入貢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蕃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

利計之得者無越於此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
有庸必不可少彼即納而酬以茶勸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
代曰互市曰交易得失輕重較然可知且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
北有狄南有番狄終不敢越番而南以番人為之世仇恐議其後
此天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國初散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
指撥地方安置住劄授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為科差以茶為酬
價使知雖遠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畔且如一背
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於數萬甲兵矣此
制西番以控北邊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
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巡茶之官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

垂百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將意外之慮或從此生乞勅該衙門
將金牌舊額查出仍遣廷臣齎捧前來會同臣等昭示番族使知
朝廷珍復舊制各當本等差發不許違背附近番族調取原降金
牌前來約馬給茶賞勞有不受約束招調者官兵誅剿以警其餘
庶幾恩威並施番人懷畏永為藩籬之固

陳邊計疏

劉天和

訪得漢人歷年被驅掠在虜中者常數萬人每虜騎南牧近邊則
脫身而歸然以守墩官軍殘忍貪功遇有到邊則偽舉火砲殺取
首級冒報功次希圖陞賞是以求歸者尚少查得舊例遇有到邊
鎮巡官查取姓名鄉貫差人伴送寧家夫彼皆中土良民我不能

衛之保安致彼被掠彼不忘我冒死逃歸我不加恤又從而利其盜得之物此何理也切念先年曾因邊方缺軍懸賞召募每軍一人給銀五兩能名及百人者陞一級其所名者多老弱逋囚之人然走回人口少小而去強壯而歸虜之伎倆知之稔矣其耐寒暑習戰鬥猶夫虜也以此赴敵所謂以虜禦虜也乃縱之使歸民伍謂之何哉近來各鎮將官亦有私蓄以備爪牙者緣未著為令故所收者不多合無通行各該鎮巡官曉諭守墩官軍但有虜中走回人口隨即收送鎮巡官處時刻不許遲留除老弱婦女照舊伴送寧家其精壯男子及十四五歲幼童若係本鎮附近軍民俱倍加撫恤編入衛所與正軍一體食糧無妻者官為娶妻無屋者官

為買屋發遊兵部下名為先鋒軍每遇出戰用以當先使之踴躍
呼譟以倡士氣先登陷陣以挫賊鋒虜中騎回馬匹有堪以出戰
者官給時價收買不堪者聽其自行變賣收送墩軍夜不收仍給
官銀三兩以塞其貪功妄殺之心其視用銀五兩名募不堪之人
以耗邊餉似有間矣若有貪功妄殺者下手之人抵命該管官知
情者問發充軍仍行各該撫臣出給告示發各墩懸掛曉諭或別
行名誘庶風聞塞外未歸者日衆每鎮若得千人以上鼓譟於軍
中則三軍氣勝所向不怯而武功大振矣

查處屯田計安地方疏

楊博

臣以庸劣誤蒙聖明付以邊撫重寄任事以來其於地方利弊靡

不悉心講求大要河西事體重且大者莫過於屯田一事遂即案行守巡兵備四道各將境內荒蕪田地通行查出或上下水利不通應該挑濬或人力牛種不敷應該處給或從來拋荒未種應該開墾逐一議處明白每處画一小圖貼說其上陸續送閱果有父子兄弟相率力田者即以姓名開呈動支官錢買辦羊酒花紅犒賞惰農自安者各舉數人量加懲治以警其餘去後節據分巡西寧道副使鍾鑑先將鎮城迤南荒田開報到官如黑河木龍壩則有荒田二十餘頃洞子渠則有荒田一十三頃馬子渠則有荒田一頃大滿渠則有荒田四頃即鎮城一面荒蕪之田至於如此其他十五衛所可概知矣臣即督同鍾鑑前去各該地方逐一踏勘

名入承種不見有響應者會集父老問之咸以為往年興復屯田
或種未入土名已入冊或人已在逃糧猶如故不知虜至則不得
耕牧水淤則不能灌溉其從來拋荒之地雖節奉事例永不起科
官司一概追徵更無分別未受富饒之利先罹剝膚之害以故寧
甘貧窶不敢承認臣惟甘肅地方與延綏事體大略相同先年河
東民運皆係本色後因輸納不便改本為折遂致二鎮漸次蕭索
延綏守臣無歲不討內帑者以其計無所出不得不仰給也甘肅
苟且支持未嘗率意陳乞者非守臣之才過於延綏以其土地肥
饒猶可耕牧故也臣自入境以來見所至荒田不下萬頃遂極力
經理期於少效乃今備咨輿情始知其受病源委全在於催科之

不法而法令廢閣實由於勸懲之未至若不急為處分河西生計日就窮蹙臣恐萬不得已又將如延綏之奏討矣以內帑有限之財應諸鎮無厭之請非惟該部難以區畫亦非臣等邊臣體國之忠也昔漢趙充國唐郭元振在河西咸卓然著聲者其所為充國則上屯田便益以逸待勞元振則修通河渠盡水陸之利今時雖云異勢不甚殊倣二臣之意而不泥於其跡固亦存乎其人焉耳如蒙乞勅該部將原奉各邊拋荒地土聽其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其舊曾起科荒蕪年久仍要用力開耕應納籽粒一體蠲免事例再加申明行臣遵守仍聽臣將在城甘州左等五衛并山丹衛高臺所行分巡副使鍾鑑涼州鎮番永昌莊浪古浪五衛所行分守

參政張璽肅州衛鎮夷所行兵備副使趙得祐西寧衛行兵備副使王繼芳各會同副參遊守等官督同衛所掌印管屯官員及茲邊警少緩之時將一應荒田查議傳當候明年春暖刻期舉行合用錢糧人工等項并未盡事宜臣當往來調度次第整理各官果能加意區畫有益地方事宜查上勞勩該部一併錄叙怠惰誤事者具實論劾其衛所官吏知數人等若仍敢將荒田作弊朦朧起科嚴行拏問從重治罪中間如有應完籽粒亦許從實查免不得徒事虛文庶政有條理人自樂從臣猶恐議者必以為永不起科大便小民為疑不知損上益下藏富於民實自古經略之長策若使民果富饒臣欲鹽糧則鹽糧有餘臣欲銀糧則銀糧有餘臣欲

清補接年屯糧則屯糧有餘所謂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然則民
方餬口不給遑恤其他萬一虜騎充斥倉廩匱竭河西不幾於坐
困乎此臣之所以早夜圖維不能已於有言也臣不任懇切覬望
之至

救荒弭患疏

張倫

奏為救荒弭患事切見陝西三年雨雪愆期赤地千里饑窘枕藉
流移無數賑貸罄倉廩之儲勸借竭富家之積誠可痛哭流涕且
外控三邊內制番夷自古用武之地俗多強悍軍民雜處有回回
土達河西西番委兀兒囉哩諸種族雖係附籍當差狼子野心終
不能保成化四年開城縣土達滿四相聚為盜據險石城特勞大

軍剽滅費出萬計即今之患又非滿四之比况虜賊猖獗各邊防禦誠恐風聞山西饑饉倉廩空虛謀大舉深入動調邊民截殺則軍餉何以備之轉輸何以處之此可慮者一也平慶地方盜賊蜂起誠恐勢至燎焰不可撲滅此可慮者二也流民俱在漢中荆襄萬山患出不測又非劉千觔比此可慮者三也王府祿米不足啼饑號寒此可慮者四也故曰思患預防有備無患臣有一得之愚非身家利上為朝廷下為民命內防激變外防邊患昧死規畫條陳一曰救荒無善政興水利而已臣見河南客船俱從黃河達淮直抵南京新河水利莫此為便照得南京常平倉烏龍潭等倉糧米不下數百餘萬且近年歲頗豐稔乞勅內外守備南京戶部總

督糧儲等官會議將前項倉糧借撥五十餘萬石於南京江淮濟川二衛馬快船撥一千駕船軍人給口糧盤纏查取應天府官銀雇民船一千載運至河南孟津縣等處水次收貯仍勅戶部將南方折糧銀太倉銀運至孟津縣督有司雇騾車二千運至潼關倉并合空閑處如法堆放以賑陝西山西河南各司府州縣官斟酌緩急難易設法運賑務在盡心殫力俾民得實惠庶幾人心安而外患可防也二曰浙淮長蘆存積官鹽所獲私鹽通賣銀運至南直隸蘇松等府又各府庫銀督令有司以禮名積粟之家依時估給米價船脚令其自行載運至前項水次有能仗義輸米五百石者給與七品散官三百石者冠帶榮身庶官民兩利三曰慶陽靈

州鹽課司池鹽勅陝西巡鎮等官台商納米於缺糧處上納斟酌
米鹽低昂定價如米貴糴買無出依時價納銀別行區處糴賑四
曰河州西寧等處官茶并獲私茶許客商於缺糧去處納米領茶
備賑五曰陝西司府州縣官隸銀免徵以贓罰銀物減半支給以
蘇民困待豐年簽補六曰加意招撫復業將官銀易牛具種子給
招流亡將拖欠糧草官物及一應不急之務暫令寬免有司體詢
民瘼曲加撫字七曰專委布政司官督有司修理預備倉多方蓄
積行問刑衙門贖罪納米備賑八曰終南華吳山一帶深谷之中
多有無籍假以僧道潛往或聚眾為盜或造為妖言煽惑人心今
饑民流移誠恐被其誑誘謀為不軌宜出榜嚴加禁約

豁免屯糧賠累疏

朱 笈

臣伏讀皇上登極詔書一陝西沿邊及兩廣等處軍民田地先年被賊蹂踐拋荒者及各處荒閑官民田地各該巡按御史勘實具奏該徵夏秋稅糧戶部悉與蠲免又各處水坍沙壓等項民屯田地稅糧負累軍民賠納曾經撫按官查勘明白具奏者該部即與除豁欽此臣有以仰窺皇上損上益下而軫恤民艱甚大惠也是故海內臣民歡欣鼓舞莫不翹首拭目願太平之治謹以夏民負累屯糧疾苦瀝情上懇照得寧夏孤懸河外逼隣虜巢地土硝礮膏腴絕少而當時定稅遽擬一斗二升其後因缺馬缺料加增地畝草束賦日益重又其後河勢遷徙衝沒良田遂至河坍沙壓高

亢宿水荒蕪無影等項而田不得耕矣繼又加以雜差則挑梁修
壩採草納料捲埽起鳩等項而勞者弗息矣比先當事臣工不忍
前項田糧苦累節經具題未蒙豁免由是歲無豐凶例取登足故
糧有拖欠撒派包賠不過勒逼逃竄逃竄不已則又摘丁項補派
及嬰孩年復一年以有限之丁受無窮之累馴至戶口流亡生齒
凋耗臣先任寧夏項田軍餘見在二萬八千餘人每衛所開報流
亡輒為踉蹌自臣去大同丁憂起復仍蒞斯土距今僅四年而逃
移者又不啻五千餘矣屢經前撫臣招徠復業畢竟傷弓之鳥驚
棲不定但聞清派相繼逃移遂使市井蕭條村落荒廢有不忍言
者夫國保於民民保於食今罔念夏民貽累之殘傷而乃櫻情於

催科之殿最迫逋負之稅者逐見在之民撒拋荒之田者毆安堵
之衆臣不佞切有條陳民瘼之計先已行寧夏兵糧道僉事劉之
蒙查報勘過河坍沙壓高亢宿水拋荒無影等田共一千六十頃
三十五畝計征糧一萬二千一十石穀草一萬七千五百餘束地
畝銀一百一兩折糧草銀四十三兩造冊呈繳到臣覆查間忽覩
邸報因該兵科給事中劉鉉題為摘陳邊民困耗之狀懇乞聖明
破格蠲恤荷蒙皇上勅下該部查勘臣竊私憂夏鎮素有江南之
名惟恐溺於舊聞者見此蠲免必曰夏有水利稅不可免軍餉歲
用額不可縮不蒙亟賜蠲恤輒復不識忌諱為皇上陳之夫夏方
何為而敝也以糧差繁重之累也糧差何為而累也以塞北江南

之稱也諺曰耳聞不如目見彼擬寧夏於江南者果經歷其地而
灼見乎亦使夏人冒魚米之虛名受征斂之實禍乎且江南財賦
之地泉貨所通寧夏戎馬之區較於陸海本相霄壤而顧有聲於
寰宇之內自有小江南之名故夏鎮益引曾議增淮減浙而計部
亦謂地饒糧賤藉口滋駁故淮引不添浙引不減請給內帑亦不
肯多發也臣先任撫夏思為邊氓告哀今奉查勘據該道勘實造
冊前來并勘實各項賠糧田地文冊一本進呈御覽伏望聖明勅
該部通將色賠糧草原額悉與開除其高亢等項量為減徵流民
復業官助開墾待後地闢財豐漸次補復舊額一以盡損上益下
之愛一以昭聚人導利之公庶脫之於湯火之中而登之於衽席

之上無事必謹惟正之供有事必攄敵愾之志臣所謂固護人心而保安地方者此之謂也

請墾屯田疏

雜 遵

恭惟皇上念邊人之疾苦也計多得良司牧頃言官部臣請增科額即可其奏蓋廣羅才雋重邊牧甚至德也臣竊惟得可用之人即為可為於可為之時今時可為莫急於九邊之屯田而其廢舉係司牧焉敬為皇上陳之西起燉煌東距遼海邊陲延袤萬餘里者初立衛軍時軍各予屯田雖坐落地方遠近不一其數相當不至少缺相沿至今邊軍多缺伍而田以屯征課者每每告匱不能餉什之二三夫度田非益寡而計兵未加益以口量地視昔猶有

餘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屯田之失其初也近來議復屯田者不知有幾訖未見效而復其舊者其說固多大較不過有二焉一則戎馬之出沒無常邊人畏而不敢耕一則佃屯之頂補多差邊人苦而不肯耕時虜釋桀心未有騷於邊境失此不復後難為力今復屯田相近而實不同田以屯名豈非以屯兵而名耶見屯見佃者依舊辦課不容復議比訪之邊人及經彼守令皆云沿邊舊田今多荒棄間有願自開墾者禁之何未食新田之粒先有頂軍之苦是能棄良田為荒蕪不能舍荒蕪而許耕耘執此籌邊臣愚竊謂非計也然與其額征而禁民之耕孰若弛禁以盡益窮卒乎臣反復永思必須重望科甲之人布列沿邊州縣方可藉以舉行但

往年議者重惜科甲多畏邊地孤危授官稀鮮豈知志士垂勛念
不異遠忠臣報主義不辭難况入官一時之苦易邊塞萬姓之福
而先試諸難又作成人之一要機也有識之士伊誰憚而不救
耶伏願皇上勿忘邊備之單弱推廣臨軒之德意勅吏部遵照欽
依查將沿邊一帶州縣每遇選期先儘進士相應者選授正官如
員缺太多間從見例擇年力精健舉人稍填補之分符專牧廣托
民社之寄星列碁布密堅捍禦之司其前項傍邊近地逃絕拋荒
凡可田去處悉令各正官聽督撫委用親自履行相度地理得便
宜懸令不論官軍土著流民各色人等願佃者許其開墾即以所
墾田為永業不起科復其他徭量給租種或相險阨以結團堡或

挑溝畛以遏衝突諸可備邊安百姓者任設方略互為永圖不必
屑屑然數日計功則荒塞餘民困弊可蘇又况耒耜之農夫即皆
保障之力士不數年間邊食既豐兵丁亦足萬一有警呼吸成聚
家自為守人自為戰可恃紓宵旰之憂者策未出此也再乞仍勅
兵部速咨各邊督撫責令司道官不許沿襲故套聽委軍職概隱
見屯巧作拋荒惟許專令州縣正官分區畫域親踏荒地急為開
墾毋令後時其寬課如議不得分毫科擾統待三年考績奏報酬
以異格不次超擢倘督責於上者發文移為了事奉行於下者呈
文移而報完不求實效壞我邊事許各該巡按御史酌查參奏重
治不少貸則皇上增額之德意流溢塞下而墾田之實政可及時

振舉矣

收復蕃族疏

鄭 洛

據西寧兵備道按察使石檟呈會同贊畫主事梁雲龍僉事萬世德議照西寧古湟中地也乃甘肅涼莊之右臂河州洮岷之前戶萬山迴合二千餘里諸蕃羅列奚啻數萬顧附近境內而歲納茶馬者謂之曰屬蕃其散出山外而易茶屬蕃者謂之生蕃種類不一遠近攸分要之皆為中國之蕃離向未欵之先松套諸虜遠莫敢犯間有海虜諸寇諸蕃兵力既足相抗又畏漢兵之尾其後步擣其巢穴以故忽來忽去未為大害第自數年以來虜借中國之欵不獨海上而延寧松套諸虜會盟蟻聚長驅大進始而搶山外

之蕃矣在該鎮則曰此生蕃也非吾族類坐視荼毒恬不為異以
故生蕃俛首歸順歲納添巴願為部落如紅帽兒姑古只等不知
其幾已繼而搶境內之蕃矣在該鎮則曰此雖屬蕃非吾百姓也
曲為隱忍莫之一救以故屬蕃甘心順從亦歲納添巴而招中漸
廢如俺官阿落受等族又不知其幾已諸蕃既順又因而搶土漢
之民矣陰實劫奪陽為誤及在將領亦曰蕃漢雜處原無分別互
相容隱量為些須罰服粉飾塘報以邀重賞細核等物利不止於
數倍故土民無依亦倣效諸蕃添巴之例而歲納不缺甚至有土
官為土民而賞給有差者亦添巴之別名也年復一年剝削日甚
以麥豆青稞口食取之蕃也褐足毛布輕煖取之蕃也迨其搶掠

或令為嚮導或驅為前鋒兵力亦取之蕃也且往年該路將領既不能保蕃又能害象如以鼠竊小事輒率兵攻打堡帳希圖牛羊資財之利其偷趕達子馬匹本為報復則又代為追還倍加罰服內困於法外困於虜諸蕃感額之情誠仰天而莫訴矣然虜黨日增則虜謀叵測漸生不軌之心故一犯而西寧殺副總兵李魁等再犯而洮州殺副將李聯芳又犯而河州殺遊擊李芳長驅洮渭騷動三秦擄掠之慘道路痛心今特令大臣經略贊畫司道分猷創虜招蕃招回生屬蕃人共一百六十族部落該七萬四千七百一十餘名傾心歸順各無異詞等因到臣議得兩河皆蕃而河西為甚河西四郡皆蕃而西寧為甚蓋緣遠連青海近接河湟古先

零罕斤遺種在焉其於匈奴種類既殊住居各異故甘肅一鎮北則匈奴南則羗蕃漢稱河西五郡斷匈奴右臂者以虜不能越此而南牧也祖宗略地西陲緣俗立教加意諸羗故大建梵宇特賜專勅蕃僧為衆推服者大者國師小者禪師其諸豪有力者或指揮千戶百戶各授有差各寺崇奉勅書及原領金玉印章在焉又以諸蕃資茶為命故許納馬中茶以示羈縻屬蕃無異編民生蕃雖不敢內嚮而所資茶篋則轉資於屬蕃二百年來分方位牧內外相安若時有跳梁或撫或剿旋即安定其松套諸虜雖嘗垂涎搶掠然以甘鎮斤堠聯絡虜即潰牆而南畏我乘之旋即宵遯且虜敢掠蕃蕃亦殺虜利害得失亦略相當故蕃人為我保疆無敢

異志自歛貢以來虜王南牧許之借途因而收蕃此後虜騎因仍
不為禁制遂致虜縱蹂躪蕃失憑藉子女牛羊皆虜所有生死予
奪惟虜所制日招月引蕃安得不盡歸之虜也以故虜舍故巢率
居西海豈惟水草豐美實以諸蕃可利初尚利蕃之財物繼則利
蕃為爪牙久之則利為心腹矣蓋虜驅蕃以掠漢而其禍本胚胎
則漢為虜而驅蕃也臣細問積弛皆謂蕃虜交通大防已潰西海
四郡何地非蕃何地非虜驅之不能招之不可蓋驅蕃則明以予
敵招蕃又恐陰為虜應即地方官員亦謂此輩浸淫日久必不可
招招則引賊入室難與共居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臣竊謂蕃虜
之勢不分則心腹之患無已故欲蕩兩川須清西海欲清西海須

鼓諸蕃乃大修播告廣詢群策乘其極困誘以真情略其往愆開
之新路乃各蕃遠近傳聞風勢感動始而爾加七族自虜逃回既
而紅帽一族賓妻送返臣至西寧凡蕃首投見者皆進之臺階撫
之善語慰其苦楚賞以口食各蕃無不感激泣下願歸故巢奮勇
殺虜者臣益加鼓舞乃守備祁德遍歷蕃巢遊擊曾光祖多方樹
幟按察使石檀悉心驅畫主事梁雲龍僉事萬世德極力經營且
條分縷析部落有數中馬有額安插有所保護有方不惟屬蕃復
歸即生蕃亦附不惟蕃慕義而逃歸即虜亦畏威而速返千里之
藩籬既撤而復附數萬之戎羗既叛而復歸從此土宇如常邊疆
無改戎羗安堵胡虜不侵張天朝之靈寵擅國家之盛事蓋收此

羗戎有六利焉蕃不附虜虜必讐蕃虜既讐蕃蕃亦叛虜其約既解其勢即分虜既難侵蕃亦易制利一也虜越甘涼惟蕃是掠今我保蕃蕃氣自壯或偷趕馬畜或竊殺虜奴使虜不寧居流寇自息利二也羗富畜牧觴角皮革可供軍需利三也牛羊羶酪繹絡來市邊民財貨日通閭閻無匱連年殘壞可以甦息利四也山林通道樵牧來往蕃漢無猜小而薪爨大而材木源源資給利五也我既示恩蕃必懷感日與土人相親和睦不出五六年與西納等族俱可化為良蕃利六也而其安危喫緊尤在於蕃虜勢分虜難深入者此皆事理易見土俗之人俱能言之然臣之所以皇皇為善後之慮固不在今日安插之妥而特為後日紛更之慮也

密陳防邊要務疏

本朝 李鵬鳴

邊垣為內外之防部議通行修葺奉有

俞旨 凡屬臣工敢不祇遵立督告成以仰副我

皇上 綢繆未雨之至計臣接准部咨隨即備行各該鎮將等官各照該

管疆界作速修舉并移各該巡撫及各邊道就近督催務期早竣

聽候

特遣 重臣巡閱仍行飭催間除坍塌無多已報鳩工者不計外其餘有

稱年遠頽圯已盡物料無資可動者有稱邊長工程甚大操作無
人可役者甚至有稱沙土埋沒隨扒隨積山水衝塌基址無存萬
難施力者臣思封疆重務豈容借詞推諉復嚴飭舉行而各鎮道

之呈請如故不得行令估議批據藩司稟詳統計秦境邊垣自
延綏而寧夏而固原而甘肅西寧延袤五千餘里并要隘敵樓墩
臺舖舍等項傾廢應修者大率過半在昔葺補之制雖無案可稽
而明季按汛各有屯軍更班應役專力邊牆迨天啟年間班軍裁
撤暨我

朝

定鼎迄今已共四十餘載修葺之舉缺焉不講今一旦而欲修數
十年之未修葺千百里之未葺良匪易往且設有專工何憂不
舉今則軍已盡裁矣往日有圻即築不難為力今則圻者數多矣
往日年年興工人相安今則無事日久一經督責共駭聽睹矣
且各鎮邊垣依山傍水地竣則工料難前流急則衝激可慮加之

風沙不測落成爲艱况舊例小修則動支部額大修則并發帑金當此軍興費繁之際時絀恐難舉贏將專責之兵修而各鎮營士卒已經抽調赴楚會剿以及分汛設防存營者無多抑或濟以民力而此嚴疆殘黎久罹寇虐蕩析無遺加之饑荒疫死見在者幾何雖驅全陝之兵民以供版築竭三秦之賦稅以備物料責功於旦夕亦必不得之數也臣思時已及春

遣

員不遠催舉則不能議停則不敢茲據該司冊估約用人夫七千八百七十五萬五千一百有奇需費銀米五百三十餘萬此外未據報到估計者尚不與焉工大費繁臣不敢不據實直陳以俟

睿

裁

國

覆查黃甫川烟稅疏

李鵬鳴

臣思稅課一項必舊有商集貨市自可遞年徵稅以佐

用查黃甫川委係褊小邊隅偶因先年茶商順帶之黑烟希圖墊

納茶課乃緣坐稅又致罄本賠納隨即星散前撫臣張中第目擊

其艱故有每色徵銀一分之請蓋冀其稅輕或可招商復來不意

迄今商貨兩絕杳無一至非惟遞年之稅課無望而從前之逋欠

亦萬難追徵矣今經臣查駁該道廳營路各官僉稱無商無貨甘

心具結夫孰無身家功名之念而代商隱稅自干罪戾耶且黃甫

川逼近殺虎口地方若果有商有貨道路之萬耳萬目共覩共聞

題

蠲

皇上

特賜

朝廷

自所難掩前撫臣林天擎必不敢兩請

豁於先今撫臣賈漢復亦必不敢繼請

免於後也此項烟稅委係無徵仰懇

俯念邊隅之賠苦為難屢查之情確非謬

蠲免在

不致徒懸稅項之空名而地方臣民可免追徵逋課之實累矣

河套志卷之五終

河套志卷第六

商邱陳履中執夫纂定

宜興儲大文六雅參閱

山陽邱 燾誠齋

校訂

同懷弟履平坦齋

藝文二表
賦書銘記

鑿艾山渠表

魏刀 雍

臣蒙寵出鎮奉辭西藩總統諸軍戶口殷廣又總勒戎馬以防不虞督課諸屯以為儲積夙夜惟憂不遑寧處以今年四月末到鎮時以夏中不及東作念彼農夫雖復布野官渠乏水不得廣殖乘

前以來功不充課兵人口累率皆饑儉畧加檢行知此土稼穡艱
難夫欲育民豐國事須大田此土乏雨正以引河為用觀舊渠堰

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富平

寧夏靈州有富平廢城

西南三十里有艾山

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跡其兩岸作溉
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為之高於水不過一
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
射往往奔頽渠溉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水亦難求
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為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
求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鑿渠
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高渠

即循高渠而北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六千人四
十日功渠得成訖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
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丈絕斷
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
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一旬之間則水一遍水凡四溉穀
得成實官課常充民亦豐贍

運屯穀付沃野表

刁雍

奉詔高平安平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十乘運屯穀五十萬
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來往
猶以為難設令載穀不過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

西轉至沃野越度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
大廢生民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二運五十萬
斛乃經三年臣前被詔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靜以聞臣聞鄭白
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民
用安樂今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舫一船
勝穀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
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
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功輕於車運十
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

河西修城表

刀 雍

臣聞安不忘亂先聖之政也況綏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無以禦敵者也臣鎮所綰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脫有妖奸必致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於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二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

議攻

宋 范仲淹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竊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阻延慶二州徑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迂遠自来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恩據守之謀漢

兵繞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

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廊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
兵三千涇原路步兵九千

騎兵一千環慶自選馬步一萬八千軍外番兵更可得七八千人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

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拒者併兵以戮之服

者厚利以安之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為

城寨以據其地如舊城已險因而增修非守地則別擇要害之處
以錢名帶甲之兵熟戶強壯兼其土役昨奉朝旨

令修緣邊城寨臣以民方穡事將係官閑雜錢並勸令近上入戶
以顧夫錢散與助攻兵士充食錢其帶甲兵士翁然情願諸寨並

已畢 俟城寨堅完當留土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

趙明以按撫之范全今為驕副使慶州北都巡檢趙明今為東頭供奉官柔遠寨蕃部巡檢必嚴其戒

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西去東谷
寨八十里西南去柔遠八十里白豹

西去柔遠五十里南至慶州一百五十里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

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以助之如此則可分彼賊勢振此兵威

通得延慶兩路軍馬易於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勇決身先者居

其前王信狄青劉極劉貽蓀張建侯范全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任守臣王達王遇張宗武譚嘉震王文恩

王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參於前後張信王遇張忠郭達張懷寶有心力幹事者

營立城寨周美張臻劉兼濟李緯張繼勳楊遴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

車三千兩錢五十四億三冬二夏大破諸羗又觀唐馬燧造戰車

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路山坡大車

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萬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番

部并就糴芻粟亦稍足用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葫蘆泉一

帶番部與明珠滅滅相接阻環州鎮戎徑過道路明珠滅滅之居
北接賊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在銀夏川口
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渡黃河倒來麟州策應蓋
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徑過道路已上三處內麟府一路臣不
曾到彼乞下本處訪問及画
圖即可見山川道路次第如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
之朝去暮還此稍為便

議守

范仲淹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而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
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
中國則不然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

給廩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銀鞋饋輸滿道千里不絕國用民力
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西戎也臣
謂戎虜縱降塞垣須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趙充國興屯
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墾闢
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
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
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實役其人氓之力故賦稅無
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嘆臣昨在延州見知青澗城种世衡言
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
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餘羨中糶於官人樂其勤

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寨下重田利習

地勢父母妻子而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

戀者功相遠矣

少田處許蕃部進納荒田以遷資酬獎或量給價直

倘朝廷許行此道則委

臣舉擇官員約古之義進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守愈久而備愈

充雖戎狄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臣所以言假土兵弓手之

力以置屯田為守之利也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臣有蕭張決勝

千里下有百戰之師以四十萬之衆困於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

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絕其好匈奴屢變往往犯塞殺戮吏民不

勝其酷至於書問傲慢下視中國而人主以生民之故屈己含容

不為之動孝文即位將軍陳武請議征討以一封疆孝文曰兵凶

器也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
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未能消距願且堅邊
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兵故百姓無內外之
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實雞鳴犬吠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司馬遷以文帝能和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於律書為後代法臣
謂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
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
幸甚

城古威州議

鄭文寶

威州在清遠軍西北八十里樂山之西唐大中時靈武朱叔明收

長樂州邠寧張君緒收六關即其地也故壘未圯水甘土沃有良
木薪桔之利約葫蘆臨洮二河壓明沙蕭關兩戍東控五原北固
峽口足以襟帶西涼咽喉靈武城之便然環州至伯魚伯魚抵青
岡青岡距清遠皆兩舍而清遠當群山之口扼塞門之要芻車野
宿行旅頓絕威州隔城東隅堅石盤互不可浚池地中舊乏井脉
又飛鳥泉去城尚千餘步一旦緣邊警急賊引平夏勝兵三千據
清遠之衝乘高守險數百人守環州甜水谷獨家原傳箭野貍十
族脇從山中熟戶黨項孰敢不從又分千騎守磧北清遠軍之口
即自環至靈七百里之地非國家所有豈威州可禦哉請先建伯
魚青岡清遠三城為頓師歸重之地古人有言金城湯池非粟不

能守俟二年間秦民息肩臣請建營田積粟實邊之策修五原故
城專三池鹽利以金帛啖黨項酋豪子弟使為朝廷用不惟安朔
方制豎子至於經營安西綏復河湟此其漸也

屯田議

明
張
鍊

自古英賢之君奇智之士當諸侯割據華夏分爭之代以師行而
糧從餽運不繼相其臨戎廣野使戍卒耕稼其間耕而有獲以十
一二輸官以十八九自贍由來以為良法美意者屯田是也趙充
國以二羗反叛廣田金城期年之間使先零坐斃曹操以征伐四
方屯田許下墾荒積穀無遠運之勞諸葛亮與魏將嚴拒乃從容
渭濱分兵屯田司馬懿畏而斂避鄧艾與吳為隣開河渠溉田通

於江淮大為伐吳之資嗣是歷世因之其法寢備其利寢溥於今
強敵陸梁非兵無以禦敵非糧無以養兵百計集兵千方足食而
獨不及屯田者何也我太祖體國經野屯田遍天下而西北邊最
多開屯之例軍以十分為率以七分守城三分屯種墾田之令邊
方開田許軍民開種永不起科限畝輸租者為額內之田不起科
者為額外之田然法久弊生弊久法盡瘠田荒蕪不治腴田為豪
強兼并為官校侵奪為巧慧移邱易畝汨沒于田混亂于籍征輸
徒有其名芻粟不為國用至於招商開中責令募兵墾田保伍屯
聚視功力給牒予鹽酬值初時上下同利今復為敝商壘壞泥而
不行然經界在田中開列在紙上非高遠難行之事無幽隱不可

究之理但求憂國敏事之臣專任責成待以不次之位其規畫措
置一事聽其自為直以期年為限使田額如舊課程如舊無占種
影射色賂如舊隨處有田隨處行師芻糧如峙內省帑運外省民
輸有卒徒將領以足兵有溝洫隴畛以助險有樹藝園林以護耕
轉盼之間變荒磧為豐壤易流莩而樂康阜民足國未有善於此
者昔唐德宗問李泌復府兵之策以兵多食少欲減京西戍兵泌
請發左藏積繪因黨項易牛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夏秋
耕荒田而種之沃土久荒收入必多戍卒獲利則願耕者衆既因
田致富則不思歸及戍期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
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食而遣之是後收入既腆耕者願留家人

願來變關中之疲敝為富強必之一言即日行之如彼其速即年
獲效如彼其厚矧在今日大修屯政簡付得人今年舉之則明年
報功決食其利矣其他籌邊遠畧十百千萬無如此事為急要也

鹽法議

張鍊

夫食鹽山澤自然之利天地所以養民也上古無征近古薄征以
佐國用要在先不病民而後利國為可貴耳關中食鹽一出於河
東一出於花馬池一出於靈州一出於西漳靈州西漳去三輔絕
遠專供靈夏洮岷西北兵民之用無容議矣花馬池鹽北供延慶
平三府寧榆二鎮南與河東鹽並行於三輔間河東鹽上下公行
謂之官鹽花馬池鹽私自貿易謂之私鹽民間便於私鹽而不便

於官鹽者百年於茲矣必欲行河東官鹽其弊有四蓋行鹽郡縣各有分界所司徒知紙上陳跡河東鹽行三省不可越縮若究其實在山西河南未知何如其在關中自長安以西河東美鹽絕跡不至間有至者皆泥滓苦惡中人不以入口惟耕夫寡婦龜勉食之計其所售無幾也名雖謂行其實未嘗行之一也往年商人慮惡鹽不售告發郡縣使所在輦運外加樣鹽色封印記之及以給民封者自佳輦者自惡唱戶分鹽畏如飲鴆計帳徵價峻於正稅今雖暫止既為故事恐不能已二也商人賣鹽與販夫隨以小票鹽盡票不收毀官鹽不至西路則無票無票則通責店肆負販細人請東路自買未毀之票繳官公人亦幸免責不問由來互相欺

抵三也買票日久奸人依式私製盜賣僥倖者冒利敗露者破家
雖有防禦迄今未已四也必欲禁花馬池私鹽其弊有五闕中民
貧衣食驅遣賦稅催切罄家所有走北地販鹽莫謀斗升之利一
為公人所獲則身入陷阱家計盡空一也貧人既為囚繫內無供
餽冬月多斃于獄考驛地囚帳鹽徒居半死者又居強半民命可
恤二也小販懼捕結聚大夥經山谿要隘偶遇公人勢強則抵敵
勢弱則冒險奔迸投崖落澗人畜死傷塗地三也公人與有力慣
販者交關終歲不捕反為導護惟單弱貧瘠者捕之或以升斗竊
鹽強入路人筐袋執以報功使無辜受害四也衆役工食悉有定
例惟巡捕工食私幫公費歲增十倍官吏比銷徒御勞悴動經時

月候文曠職旅食空囊或罰或貸俱為無補五也夫物力不齊物
之情也好美惡趨利就便民之情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哀多
益寡因俗成務司國計者之情也以物力言河東舊商帶支坐困
新商起納無幾澆晒徒勞增課未減公私俱稱歎矣河東一池雖
差大供三省則不足花馬二池雖差小供三郡二鎮則有餘自然
之勢也以人情言河東鹽百方督之使行至以泥沙勒售假粟甘
罪而終不能行花馬池鹽百方禁之使不得行至于比屋破產接
踵喪生而終不能禁者民之大欲大惡不可強也以國計言河東
歲課一十九萬有奇花馬二池歲課不盈數千河東鹽一引三錢
有奇二池鹽一石六分有奇如是相懸者意河東與天下六運自

祖宗朝俱有定額由來久遠二池迫近塞垣棄取不時故課亦微
渺後來因循取足原辦而止耳夫河東鹽既不能及遠二池鹽卒
不能禁民間又不可一日無鹽而盜買盜賣終非常理今當直開
二池鹽禁使西鳳漢中沛然通行計三府所當常食河東鹽一十
二萬有奇歲課即照河東責三府代辦以其事權統歸河東巡鹽
御史則達觀無異督禁有程兩地歲徵四鎮年例保無纖爽而關
中可少事矣夫居害者擇其寡與利者取其多儻今不弛二池鹽
禁則愚民被逮供餽為費罪贖為費奸人騙詐為費兵民歲增工
食為費官吏比銷為費一切顯隱猥雜不可會計財足抵河東花
馬二池正課出于千瘡百痛徒然費之而下殘民命上損國體又

餘殃也儻今一弛二池之禁則愚民被逮供餽可省罪贖可省奸人騙詐可省歲增工食可省官吏比銷可省一切顯隱猥雜不可會計財足抵河東花馬二池正課出于不識不知漠然省之而下活民命上全國體又餘福也夫人情不甚相遠比聞鹽法侍御皆一時英碩表表長者使其聞見悉如關中人習知利病則亦何憚而不為良處哉但其受命而未也惟以行官鹽禁私鹽為職而反是則駭矣地非素履事非前聞雖聖人有所不知者何可遽望改易其常耶雖然安國家利百姓大夫出疆義也究理從長議政從便人心不昧因革有時此又闕斯民之幸不幸也

陝西守策

范仲淹

元昊自來通順之時歲受恩賜朝廷撫納甚厚未嘗有失尚猶時
擾邊境殺戮將吏暨叛命以來累次大舉曾無沮敗乃求通順實
蓄陰謀非屈伏之志也朝廷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其備守其陝
西久屯大兵供費殫竭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
請緣邊城寨愈加繕完使戎虜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須用
土兵各諳山川多習戰鬥比之東兵戰守功倍然緣邊次邊土兵
數少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裏土兵願改隸
邊寨者即遷其家而團集之况昨來慶州創起大順城欲置振武
保捷兵兩指揮仍於永興華耀土兵中召其願守寨者而應募甚
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得代歸營而數月之間復出

遠戍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離婦頗多犯
法人情不免久則怨起如得併遷其家於緣邊住營更免出軍父
母妻子樂於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或謂若土兵攜家居於塞
下則全分請給其費尤多不然土兵月給差少又素號精強使之
戍邊於東兵數復可減然於逐路漸為增益二年已來方能整習
固非一朝可驟改也又陝西新刺保捷土兵其中尪弱不堪戰陣
者宜沙汰之使歸於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東兵三分中
一分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一分移入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餽餉之
困一分歸京師以嚴禁衛之防彼如納款未變則東兵三分中更
可減退又緣邊無稅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聚居險要每一兩指

揮共修一堡以完其家與城寨相應彼戎小至則使屬戶蕃兵暨
弓箭手與諸寨土兵共力禦捍彼戎大舉則二旬之前必聞舉集
我之次邊軍馬盡可勾呼駐於堅城以待敵之進退緣邊山坡重
復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勝使我師沮而不
出方散散兵虜掠過越險阻更無顧慮我若持重不戰則彼之重
兵行川路中糧草無所給牛羊無所獲不數日人馬困敝彼之重
兵更不敢越險又未能決勝必不得已而散兵虜掠我於山谷村
落中伏精銳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輕而寡弱可擊可逐使散無所
掠聚不得戰欲長驅深入我則使諸將出奇以躡其後欲全師以
歸我則使諸城出兵以乘其敝彼將進而有禍不三兩舉勢必敗

亡此守策之要也

陝西攻策

范仲淹

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習戰鬥與漢界相附每大舉入寇必為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為強兵漢家以山界屬戶及弓箭為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為強理固明矣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彼則遠遁然後以河為限寇不深入儻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待之如未通順或順而翻覆則有可攻之策非窮兵黷武角勝於絕漠之外也臣等嘗計陝西四路之兵總數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歲戰兵大率不過二萬

餘人坐食芻糧不敢動舉歲歲設備常如寇至不知賊人之謀果
犯何路賊界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
犬羊之衆動號十餘萬人以我分散之兵拒彼專一之勢衆寡不
敵遂及放敗且彼為客當勞而反逸我為主當逸而返勞我若復
用此計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廊延環慶涇原路各選
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為三軍以新
定陣法訓練歲餘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掠於橫山更
進兵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廊
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不與大戰
不越旬日彼自困敝勢將潰歸則我環慶之軍復出焉彼若再圖

點集來拒王師則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
攜怨則我兵勢自振如宥州綏州金湯白豹折薑等寨皆可就而
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
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安全三五年間山
界可以盡取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
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也

西陲禦備策慶曆八年

魚周詢

陛下患西陲禦備天下驛騷趨募兵士急調軍食雖常有增而經
用不足臣以為唐季及五代強臣專地中國所制疆域非廣及祖
宗有天下俘兵楚蜀晉北捍獯鬻中服戎羗所用甲兵所入租賦

比之於今其數尚寡然而摧堅震敵府庫無空虛之弊縣官無煩
費之勞蓋賞信罰必將選兵精之效也近元昊背惠四方宿師朝
廷用空疎闖葺者為偏裨以遊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即大敗
小戰輒小奔徒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賣官鬻爵淆雜仕流以錢為
錢隳壞國法而又官立鹽禁驅民齋輦蕩析恒產怨咨盈路去秋
水旱繼作今春饑饉相屬生靈重困於茲為劇今元昊幼子新立
乃朝廷寬財用惜民力之時也速宜經度以紓匱乏願委安撫使
與本路守邊掌計臣僚同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橫斂廩假
貧民去武臣之庸懦出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宸衷出內帑錢助
闕陝經費使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

勸勉農桑隱括稅籍收遺利抑兼并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

榆問

明張珩

懷德公問於憂心子曰嘗聞王晉溪議余肅敏遷鎮失策何如憂
心子曰鎮城原設綏德州本秦上郡地也其形勢則雕山疏屬嶢
峴橫峙無定大理激澗奔流有葭蘆府谷神木之險楹之於左有
響水土門筆架之阻環之於右中自米脂魚河直抵河套一千二
百餘里皆屬內地足堪戰守縱有猖獗中有榆林百里沙磧我主
彼客我逸彼勞何能為哉懷德公曰晉溪以河套為內地果何所
考憂心子曰河套古朔方郡地詩所謂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者此
也歷秦漢皆郡縣其地唐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朔方總管築三

受降城受降之外有青山迤邐東西二千餘里山之上置斥堠千
八百座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減鎮兵數萬省費以億計是山之北
方為境外至宋仁宗時為夏所併及元滅夏立西夏尚書省以隸
之逮我洪武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棄東勝以就延
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所幸者邊境帖然耳及正統十
四年乘土木之變阿羅出等始入河南入犯敕都督王禎鎮守延
綏提輕騎三千晝夜兼行五百里即追出境遂奏築榆林城南作
延綏之屏翰北保河套之沃壤以為重險耳至成化七年巡撫王
公銳奏立榆林衛八年余肅敏代銳始遷綏德鎮於榆林故晉溪
謂失策正在於此何也天下之事有理有勢理可為也值勢有所

阻雖豪傑不能以有濟今考自正統十四年一犯之後歷景泰以至肅敏遷鎮時十五年間絕無警報正所謂天未陰雨綢繆牖戶之時也使肅敏果欲立萬世之業即復張仁愿之所經畧者掣榆林守哨之軍置青山現在墩臺則烽火明矣移榆鎮畚鍤之夫築沿河塞垣故址則保障固矣採套中之材木則公廨建矣因套中之鹽池則國課興矣治地分田則屯田舉矣立置設郵則王命傳矣豈不為久安長治之策哉奈肅敏智不及此顧乃肩肩以就河套之利置重鎮於沙磧之間譬如棄珠玉於道途終必為人所得河套之利又安可保哉果至弘治十四年火師入套迄今吉囊據為巢穴已為門庭之寇深抱蠶食之憂及覽肅敏奏議原議榆林

將士耕種於套以省民運牧馬於套以省內帑今兩利俱失而且
外困於兵內困於食皆肅敏失策之所致也公曰往事難咎矣套
利既失通變宜民必有其道願吾子思之憂心子曰青山之北為
境外彼既踰我青山復據我河套河套之南為整臺彼既攻我整
臺復掠我樵牧又不時輒至我內地於東路侵三角城花石崖谷
兒山等處於西路侵白洛城蘆關嶺金湯寨等處於中路侵碎金
驛銀州關魚河峁等處至秋高馬壯輒為大舉如嘉靖七年入涇
邠十九年入固靖二十二年入綏德清澗二十四年入保安二十
五年入環慶榆林雖有防秋之備而侵軼之患不能一朝居也懷
德公曰子今計將安出憂心子曰余觀今日榆鎮與前迥然不同

苟不急為之圖必致燎原莫遏竊不自量會題城堡二官經畫腹
裡遴選能幹武職處置臨邊使隨處堅壁人皆賈勇自為戰守以
保身家亦唐府兵遺意也至於三十五城營堡每空四十餘里地
勢平漫無牆可據則地利尚矣復於石門鎮石門子野豬峽禪梯
嶺關背干川開光堡棗灣兜黃草塢白畫山順寧司五谷城俱有
峻嶺深溝為大舉必經之路乃挑築城塹嚴兵伏過庶得用少守
險之要使彼不得南下更於各路選鋒令驍將統領預發通事夜
不收監哨水頭如見大衆聚結分投飛報相機而擊之是我守險
者步兵當鋒者精騎彼聚衆以攻我合兵以拒勢亦不分此防秋
之計也若彼夜伏邊外伺旦竊掠我偵知要擊有功者即具題陞

賞以示鼓舞人自爭戰彼自不敢近邊矣倘或陡逼塞垣覘我虛實哨探得實速發驍健擊之彼將膽落心寒必遠我邊三四百里不但樵牧之人可保無虞河套之利亦得少資萬一余昔撫榆林鎮嘗集議主剿大將劉文周尚文偏裨梁震白爵三年間頗多斬獲至於梁震直搗其營今彼中猶稱梁太師未以止兒啼云懷德公曰彼未入犯乘吭搗穴豈非構怨啟釁乎憂心子曰攷之別鎮出大邊為境外榆林青山之外為境外見載肅敏題准事例有馬官軍夏秋牧馬於套每軍復採秋青草以備春冬之用無馬官軍亦然嘉靖七年有神木參將王効入套奪馬百餘匹被豪民薛天祿者挾財不遂赴登聞鼓奏効隱匿邊釁下陝西撫按會勘有云

果如薛天祿所奏王効當正典刑但不知所指境外指何地而言
若是河套乃我祖宗內地王効仍當論功行賞薛天祿從重發遣
此余巡按陝西時事也且河套內地備載陝西通志官軍牧馬採
草明載余肅敏奏議總督楊邃菴經畧三疏亦論及之俱可考證
夫以境外視河套者固失考國家故實其冒昧復套者又不察事
機之會可勝嘆哉今彼據我河套使我耕牧樵採之利盡失在套
則犯延寧出套則東犯宣大西犯甘涼猶為四肢之疾至二十九
年東渡與俺谷小王子糾衆數萬由古北口直犯畿輔上廛我皇
上宵旰之憂以致調各鎮精兵入衛又於都門之外議築重關是
腹心之病矣今日者臨邊斬獲遠振軍威而謂之構怨啟釁可乎

公改容曰子之言是

大順城碑

宋張載

記曰兵久不用文修武縱天警我宋羗蠹而動恃地之彊謂兵之
衆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
講謨於朝講兵於野鋹刑斧誅選付能者皇皇范侯開府於慶北
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羗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
其彊徐以計勝吾視塞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近卯橫午縱余欲連
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曹掾軍師走卒交口同辭
樂贊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於營出器於府出幣於帑出
糧於庾公曰戒哉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鑿汝斧汝干汝誅汝勤

汝與既戒既嚴遂及城所索木箕土編繩奮杵敵騎之來百十其
伍自朝及晨衆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
勢雖不敵吾有以恃爰募強弩其衆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
曰謹之無鬪以力去則勿追罷我以役賊之逼城傷死無數莫大
我加因潰而驚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遠城之惟堅勞不累
日池埤以完深以如衆歸焉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
吾議其旋擇士以守釋民而遷書勞賞才以斂以筵圖列而上薦
聞於天子曰嗟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
萬年

鐵柱泉記

明
管
律

去花馬池之西南興武營之東南小鹽池之東北均九十里交會之處有水甘冽是為鐵柱泉日飲數萬騎弗涸左右數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北虜入寇往返必飲於茲而散掠靈夏長驅平鞏寔自茲始以其嬰是患也委沃壤為曠土者百七十年矣嘉靖十五年丙申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松石劉公奉天子命制三邊軍務乃躬涉諸邊意在悉闕隘之夷險城砦之虛寔兵馬之強弱道路之緩急而畫禦戎之策以授諸將是故霜行藿食弗避厥勞至鐵柱泉駐蹕移時喟然諭諸將曰禦戎其在茲矣可城之使虜絕飲固不戰自憊何前哲弗於是是圖哉維時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字川張公謀與公協乃力襄之即年秋七月丙申按

察僉事譚大夫閻度垣墉量高厚計丈尺鎮守總兵官都督王効
率師徒具楨幹從畚鍤人樂趨事競効乃力越八月丁酉城成環
四里許高四尋有奇而厚如之城以衛泉隍以衛城工固永堅百
七十年要害必爭之地一旦成巨防矣置兵千五兼募土人守之
設官操馭皆檢其才且能者慮風雨不蔽之患則給屋以居之因
地之利而利則給田以耕之草萊闢禾黍茂孳畜蕃棄於百七十
年者一旦大有資矣其解宇倉場無一不備宏綱細節無一不舉
又肇來者無窮之益是皆出於公之卓識特見而能乎人所未能
今年丁酉去茲泉南百里許亘東西為牆塹于所謂梁家泉者亦
城之重關疊險禦暴之計益密矣借虜騁驕亡忌入境騎不得飲

進則為新邊所扼退則為大邊所邀天授之矣用是以息中原之
擾休番戍之兵寬饋餉之役功在社稷與黃河賀蘭實相悠久公
之功謂有紀極哉松石名天和湖南麻城人字川名文魁中州蘭
陽人俱正德戊辰進士譚閭西蜀蓬溪人正德辛未進士王効陝
西榆林人正德丁丑武舉法得備書

中路寧河臺記

王家屏

河從崑崙積石歷河州注於峽口流經寧夏東南直北穿障下其
於寧夏猶襟帶之固也顧自東勝既棄虜入據套中時時猖獗侵
我瀕河諸砦疆事滋棘矣會大中丞羅公以文武雋望被上簡命
鎮撫寧夏至之日率諸將暨憲大夫按行塞西望賀蘭北眎高闕

東瞰洪流南游目於環慶之野還至渡口見津人操舟渡焉渡者
蟻集河壩而無亭以守之則顧謂諸將曰嗟乎天設之險以扞敵
區夏而棄與虜共之又弛要害不為備奈何欲却虜使毋數侵也
吾茲揣虜所嚮一旦有變不踰河而西繞賀蘭之北以臨廣武則
有乘長城溯流而南下以窺橫城之津耳然踰河之虜有河山以
關之有列屯以間之我知而為備猶距之戶外也虜即南下地無
河山之闌列屯之間颺馳而狎至賊反居內我顧居外急在堂奧
間矣計宜益築長城塞用遮虜使不南下而建亭堠於河之東涯
以護橫城之津此要害之守也諸將敬諾乃約日發卒築長城塞
橫亘凡五百餘里別徵卒築臺河上臺高五丈五尺周環四倍之

上構亭三楹廂房四墁前施迤橋數級上嶸嶸翼翼如也外列雉
為城城周環九十餘丈高二丈四尺繚以重門設津吏及堠卒守
焉是役也卒皆見兵材皆夙具不五旬而告成事衆且以為烽堠
且以為津亭登眺其上而山巖隴坂委蛇曲折歷歷在目偉哉誠
朔方一壯觀矣憲大夫解君馳狀徵記王子王子曰昔南仲城朔
方而獫狁襄重在守也趙阻漳滏之固用能抗秦漢據白馬之津
終以蹙項則守要之謂矣今瀕河亭堠牙錯棋布守非不堅顧徒
知守疆而不知守要要地不固即列堠數萬舉烽蔽天安所用之
寧夏雖邊鎮而京朝之使蕃集之長列郡之吏下逮行商游士工
技徒隸之人往來境上者繼相屬也如有津吏不戒猝直道路之

警曾不得聚廬而託處安能問諸水濱豈惟容使是虞橫城之津
厄則靈州之道梗靈州之道梗則內郡之輸輓不得方軌而北上
而寧夏急矣此公所計為要害也人見是臺之成居者倚以為
望行者恃以為歸乃指以為烽堠以為津亭嗚呼公之意豈直為
烽堠津亭計哉公甃堦鎮城石甃閘壩築控夷堡修勝金闕建庾
興學疆理之功不可殫述述其防河者如此後之登斯臺者尚有
味乎余言

州河堤記

張九德

靈州阻河而城其西南當河流之衝復趨而北可十里每夏秋湍
激受害不啻剝膚雖秦漢二渠溉田至數千頃而利與害錯其侵

城實甚粵稽洪武甲子迄今城凡三徙皆以河故而河亦益徙而東自不佞來受事不一載去城僅數十武矣先是禦河歲役夫三千束薪十萬亡慮數百千金率委諸壑人情洶洶議徙民徙城以爲長策不佞則謂禦河猶禦虜也虜闌入不備之去更延之入乎且勢若建瓴而僅僅積薪委土與陽侯爭此助之決耳計非巨石砥柱之不可獨慮費且不訾計無出不佞即捐月俸二百金爲役者先而謀之薦紳邑令戴君任及諸生輩議堤以石無所事新改徵河西年例柴價五百金軍民願輸地基銀八十兩暨諸捐助驗庫藏之羨合之得千四百有奇貲用集矣則議民間量地畝出夫量田里出車調兩河營卒更番受役工力備矣乃造船百艘運碇

口石往來不絕材具元矣遂請於先撫寧夏今制臺少司馬介石
李公前制臺今太司徒瞻予李公俱報可則以守備張大綬董堤
務指揮孟養浩司出納經歷李盛春程工作大興石堤之役而議
者紛若謂濱河皆流沙不任受石恐卒無成功適旋築旋潰衆口
愈囂予堅持之曰此根虛易傾耳水豈能負石而趨耶益令聚石
投之一日盡八百艘三日基始定於是從南隅實地始壘石為堤
首四十餘丈用過水衝繼以次迤西而北其壘石亦如之計堤長
六千餘丈功甫成而河西徙復由故道視先所受嚙地淤為灘可
耕可藝去城已十數里矣是役也經始於天啟癸亥之正月告成
於天啟乙丑之四月凡費時二年有半費金九百一十兩有奇費

米麥六十石而貯尚有餘羨念往歲議隄請帑金萬二千業奉旨
下部覆不果今議約三千金猶慮不足至厘少司馬公捐俸金百
兩而同守盧君自立參戎高君師孟等亦醵助有差然卒以有餘
羨故蘭還是皆百執事殫心經畫靡有虛糜之成效也憶不佞初
抵靈行河籌之再三始而秦渠隄潰水暴洩不能灌溉為築長隄
淤之歲比稔而漢伯渠又苦無尾閘腴田皆成巨浸因以治隄之
餘為開蘆洞長十三丈五尺高廣各三丈五尺自秦渠北岸抵窪
橋疏渠道三十里瀉水入河復故田數百頃增稅額數千石凡費
金五十六兩有奇而椿鍊諸費不與焉古有言河者天下之大利
大害也故周禮慎水政以防止水以瀦蓄水以溝蕩水甚法甚備

自隄石而城無受嚙庶幾於河之害遠矣而二渠之役亦借以收其利不佞三年於此未事則憂物力方事則憂成勞已事則憂久遠今幸三憂且釋得藉手告終事矣抑天下事惟賢者能慮始其次莫若因是三役者因法於古因石於山因力於民因能於衆因主裁於上獲逴喜事之幸是皆今日所以成功之本也例不可以無記遂次其終始以系之銘銘曰渾渾經瀆亘以金隄順流而西潛於靈府禔福下土聿鞏靈武爰固我圉用昌我稷黍匪處白璧而崇紺蓋是維川后之仁俾無逢其菑害亦越千禩曰寧以泰

河西兵備道張公去思碑記

沈猶龍

靈州自秦漢以來或稱州或稱郡或稱軍與鎮城僅隔一河而東

西兩道並建蓋其重也神廟之季天下紛然用兵矣廷議遴選才
德宿望之臣分蒞九邊而曙海張公以按察副使飭河東兵備當
是時遼左川貴並軍興多調邊兵為援繹騷無寧日本鎮援卒方
遣行而悍丁金白張威等路殺領兵官偽署左右將軍焚掠而前
遠近震駭公至固原聞變星馳進大書前導曰戍士遠役誠可念
即有所需何不以情請而輕蹈國憲且父母妻子各在城而自貽
族滅何也軍門發兵擒剿汝進退何以自全幸本道未受事可開
汝一面如悔罪者速投戈隨本道蒞鎮以明無叛志也眾環跪而
哭聲震山谷間叩頭請死有流血者公隨路慰遣原營安插而密
擒渠魁置之法寧鎮以安其定變有如此者銀定賓互擁眾牧邊

聲言捨花馬池公曰彼素利我市賞且中國無釁不敢叛可不勞
師而服也因計誘通事僧人宣諭朝廷恩威通事曰無他也意求
增歲賞耳公怒曰國家定制誰敢議增必欲增者當決一戰後雖
稽顙求貢豈可得哉乃勒兵令遍觀營伍而縱之歸二部各誅帳
下一人以謝過焉其制勝有如此者熊經畧廷弼威震九邊得便
宜調發有偽充經畧使者勒取馬價傳鼓而入甚倨公曰鎮故市
馬然不取馬而價者何也其人曰道遠恐疲折價至近關貿易為
便耳公疑之簡故牒印文小異遂伏罪其發奸有如此者鎮臨極
邊武備盛而文事寡公攝學政月有課歲有較朔望蒞黌宮講業
論道辛酉獲雋壘雙邊方侈為盛事其育材有如此者復創設商

學以便商賈子弟肄業於是群商輻輳歲課羨溢其柔遠有如此者靈州瀕河而城歲費薪夫數千金以禦河壬戌河大決居民屢夜驚議他徙公相度水勢從十里外建石隄為一勞永逸策歲省新價工役無算而向所衝淤轉成腴壤其保障有如此者秦家渠常苦涸漢伯渠常苦漲三農失業輟耒而嗟公築長泚以護秦別開蘆洞以洩漢計疏渠道三十里復蕪田數百頃而歲額聚增數千石時號張公隄又卬制水庠利民灌溉號張公車其裕農有如此者公為政大抵先事綢繆臨機制變聲色不動而指揮若神目光如電坐堂上人從轅門外窺閃閃如雙燈故雖色笑親人而人不敢干以私若夫內靖寇氛外銷邊釁談笑折衝豈不賢於甲兵

百萬哉公庚申以按察副使受事壬戌長按察使甲子加右布政
使履任六年而攝河西者再至乙丑凡兩考卓異擢巡撫都御史
去先是城北有賢祠祀楊公一清王公瓊以報修邊之功也及公
去任二年而鎮人思公之功不下楊王於是貌公像而三之更其
額曰三賢今年春寧夏舉人張先春沙圻貢士沈諫等以計偕至
京師謁予請為文以留公愛夫龍向奉命閱邊已疏公治狀入告
所為聞且見之而非無徵不信者矣前二十年公守雲間全活饑
民數百萬獎育士類龍亦廁門下知公非一日也又烏敢以不文
辭哉今上即位公以少司馬陳新政六要上嘉納召對行見秉中
樞如王公掌綸扉如楊公事業彪炳真堪鼎足而立矣公諱九德

字咸仲別號曙海浙江慈谿人登萬曆辛丑進士

三賢祠碑記

南居仁

成天下事者豈不存乎其人哉今之人見古之人豐功駿烈可傳
後世者或溯瞻廟貌未嘗不敬而慕之以為吾亦可以為此也及
手臨事則又畏縮遜謝謂此殆有天授抑或構時會之便以成厥
功而非吾所能及嗟乎豈古今人若是遼絕哉昔武廟初楊公邃
菴以都御史臨邊奏築延寧二鎮長城為復東勝計會逆瑾阻之
功雖未竟而先聲馳塞外戎馬裹足及寘鐻謀叛就家徵起公鎮
人聞公至鬪氣百倍至則鐻已就擒遂留制三邊踰二十年而王
公晉溪位大司馬督三邊軍事循楊公之緒拓城四百餘里夏人

念二公功不忘合祠靈州城北所由來久矣又百年而張公曙海
以藩臬長備兵河東適陽侯鼓怒吞噬城闔民將棄厥居而巢窟
是棲先是河屢決而東城亦屢避而東且迤北洪武以來三徙城
矣張公曰若此是無靈州也城可徙而東水獨不可徙而西乎乃
循河故道躬理畚鍤築石隄長六千丈初河流甚駛少投石則旋
頃張公曰此力弱不能勝耳石能砥水水豈能浮石乎遂排郡議
為艘者百徙峽口運石積而頓投之一日罄八百艘石隄克鞏河
乃西徙城賴以全由前言之夏人之不捐於鋒鏑楊王二公之所
留也由後言之夏人之不汨為魚鼈張公之所生也於是躋張公
與楊王並祀旌曰三賢嘻亦盛矣予因思兵猶水也治水與治兵

孰難意者隄猶水之城與水決而移民以避之猶兵交而割地以
求和也雖欲永保其不壞詎可得哉且疆場之事吉凶存亡我與
敵共者也或望塵而避焉若夫驚濤迅湍一掃而為龜鼉之窟豈
有幸乎况兵但避其害而水更收其利張公又築長澗於秦渠開
蘆洞於漢渠使涸者有所蓄而澇者有所洩今兩渠間翼翼或或
綠野如雲伊誰賜與至於挺而走險者感片語以投戈是劉弘一
紙書勝十部從事也狡焉啟疆者懾天威而稽顙是趙充國以威
信服罕旰也業業乎無形之長城也哉楊王振卓軌於前張公接
芳躅於後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楊公諱一清丹徒人王公諱瓊
太原人張公諱九德慈谿人頌曰屹屹金墉區分昴畢燧寢鋒銷

天險是設文襄創始司馬紹述倬彼二公俎豆有秩張公繼起循
禹之跡昔也洪流今藝黍稷買犢棄劍計安反側鼎鼎三賢貞珉
永勒

防邊碑記

陳 棊

關中出崤函之西去今京師二千七百里臯蘭大河所經與禹導
水積石相接去關中一千二百里而張掖去臯蘭復一千二百里
酒泉尤遠六百里撐突河外孤懸絕塞開一路以通西夷之貢所
謂斷北虜之臂義則次矣乃我境開拓於戎狄之區而迤邐祁連
北阻龍荒南遮青海西引陽關之外瓜沙之墟皆自古氈毳息喙
區千里是途三面隣虜今之勝算不在於能逐之在能禦之耳禦

之方城守為上而河西城堡土沙鹹而制低薄全無磚石券洞皆板門闕無鐵窰之即頽燒之即煨乃知金墉玉闕徒為稱美全無事實也予歲丁巳夏以陝臬廉訪奉命撫茲土大以弗稱為懼渡河即行四道各將令於大小城堡俱築垣陴浚池湟券更甃石門表鐵葉切慮近歲囊俺黠酋導以周邱攻城輒以鉤竿梯繩紮架窰塏填壕洞堤鑿門燒櫓諸巧併力環以甲騎層射陴人陴人不敢倚堞而瞰彼即毀堞登陴雖垣塹稍修仍不足恃乃鎮城先築敵臺屹倚城外臺圍夾牆牆開放火器孔洞向外者遠擊出壕堤向兩旁者順城雉而擊孔洞留三層下層用石鑿孔徑五七寸可放將軍砲擊賊近城下者中層用木剗通中孔徑三四寸可放盞

口諸砲擊賊附城而上者上層孔可放快鎗強弩擊賊已攀近睥
睨者每臺周圍洞孔開向八方而城每面六臺則火器往來交擊
繞一城矣鎮城先築東南面十二臺乃照式行各衛所城堡各設
四隅四座雖小堡亦各二座河西新設敵臺一時僅千座以聯接
不可無大墩因敵臺之式推廣之先製木墩為式今各築大墩中
建寶臺用懸洞天橋而上墩外築城垣四面暗砌鐵門放將軍大
砲多安放火鎗孔券名曰鐵城迅擊臺復廣前墩之式於墩之圍
城外二隅建火洞砲眼敵臺二座臺制如城堡者而差小層火器
向外點放二臺護城四面名曰轟電却胡臺復廣前墩之式中建
一臺即安火砲鐵門券洞於臺之下通出四面以大將軍砲諸火

器向外擊賊臺上有房多儲器糧臺中之底鑿井防久攻困名曰
玉空飛震臺復廣前墩之式中建墩臺四隅築二實臺二虛臺虛
臺中設火洞砲眼懸空安門置梯從此以上下名曰風雷太極臺
造轉軸翻拍鹿角陷馮品字坑木鑽地網總名曰阨邊六險以城
堡敵臺雖增而守之不可無械乃造諸械一曰夜叉懸木槌併架
一曰懸石併架一曰流星鐵飛砲併架一曰釣頭銃一曰鐵巨斧
一曰四股飛叉總名曰守城六將鎮城造一千二百座件衛所次
之雖城堡小者亦造六十座件計河西各城堡總造萬餘又鑄鐵
飛砲萬餘以諸械雖可守而行可為陣止可為營尤莫便於火車
乃竭智殫思先造飛輪遊刃八面應敵萬全霹靂火車一百輛名

選家丁勇士千二百立一營考火車陣圖為書付主者習演修整
舊旋風砲火車百輛令洪水黑城等五堡共造百輛修整衝槍飛
火獨脚車四百輛諸種車通行各道各衛照樣製各千餘輛安置
兵火器各萬餘名為破虜三車以勝敵莫利於火器而大砲尤可
以擊厚敵破堅陣乃奏討京制大將軍二將軍砲各十位三將軍
十五位討京制烏嘴銃二十杆隨用火藥什物及皮袋藥規藥管
等皆備再行分巡道行局用京降式造烏嘴銃造金剛腿諸大砲
連珠雙頭諸槍及鑄生鐵石榴砲共二千餘行分守兵備三道各
造砲數稱是再發價山西造快槍等近千件以火器尤資於硝黃
馬子行闔鎮地方各熬硝各俾人赴局學製未幾各處俱能熬硝

製火藥藥逾數萬且令局鑄石榴砲一千餘鑄生鐵馬子三萬各處俱令鑄鐵及磨石者而尤慮鉛則難繼泥則易碎有獻計謂磁窯造磁子可多辦試之大小八等堅圓光滑可用乃令鎮城燒百萬箇每萬箇量一石今已造五十餘石行各道俱如式造先是委官向京領年例硫黃逾年未返予遣騎督責迺領硫黃三千斤來而往晉省造火器者亦嚮硫黃二千斤至顧火器已夥煮硝更繁硫足配合鐵磁子盈屋堆積剩供習放於是河西火器雄甲諸鎮矣此皆分巡王副使繼洛協謀効力分守張參政玳兵備陳副使其學太僕寺黎卿堯勳咸資畫理諸務稍次第而總戎徐雙峰公仁適至將城垣敵臺未完者相與督責築完即議併堡浚壕凡闔

鎮之堡城隘人野者歸大堡而堡垣之趾俱浚壕深闊以三丈為
準足堪障禦予惟在昔哲臣問學功業致極中和寅亮天地而今
膺籌邊之寄者祇從事於制度修為之間雖悉心綜理未免馳情
機械宜乎來曲智之評而非輔世之畧然漢之諸葛孔明宋之范
文正稱百代殊絕人物諸葛之治軍流馬木牛以供運餉制作精
妙後世莫傳而營成八陣開合奇正予觀魚復江邊之壘見者稱
為天下奇才文正之治邊通斥堠城十二砦細微纖悉予觀其峽
山之屯取水秘井偵卒間道舊迹故在也二公當中夏稍弱虜敵
方張故於此求殫心盡職隨事補裨固開誠布公之運用先憂後
樂之敷施豈可以煩細而議二臣哉不此從事而清談廢事沉湎

玩時以惜陰為俗吏以名教為贅物卒至荒媮墮落靡可收拾此
晉魏之所宜戒而近世亦或崇尚浮虛論議空寂鈎奇延譽至目
經畧為曲智彼自謂弃知之學不自覺其為不智之歸矣以若而
人而任之鎖鑰其能克副哉後來者以茲為鑒庶修此防邊之緒
而不使墜焉矣

惠農渠碑記

本朝
單疇書

黃河發源於崑崙歷積石經銀川由石嘴而北繞鄂爾多斯六部
落入黃甫川逾潼關會泗沂合淮歸海源遠流長而朔方一帶導
引灌溉厚享其利焉獨查漢托護地方沃野膏壤因漢唐二渠餘
波所不及遂曠為牧野我

皇上

軫念寧夏為邊陲重鎮建新城設將軍領兵駐防

特命

侍郎臣通智會同督臣岳鍾琪寧夏河西河東副使道臣陳履中

詳細踏勘嗣

命臣

通智單疇書專董是役復選在部道府州縣十五員

命赴

工所分司其事又

奏

請調取守備官弁武舉等十有二人共勦厥工乃相土宜度形勢以陶家背南花家灣為進水口近在葉昇堡之東南也黃流自青銅破口而下支派分流至此而滔滔汨汨順流遠引足溉數萬頃之田其渠口石子層累底岸維堅由此而東北遍歷大灘擇地脉崇阜處開大渠三百里口寬十三丈至尾收為四五丈底深丈一

二尺以至五六尺不等高者窪之卑者培之引入西河尾並歸於黃建進水正閘一曰惠農閘建退水閘三曰永護曰恒通曰萬全節宣吐納進退無虞設永泓永固暗洞二以通上下之交流設橐暗洞一以接漢渠之餘水正口加幫石圍頭閘堅造石橋則渠源不患沖決特建尾閘以蓄洩之外累石節以鞏固之則渠梢可以永賴大渠口以東俱引灌大渠水其田勢高處剝木鑿石為槽以飛渡漢枝渠之水而東之仍不失其已然之迹西坂渠尾以南直抵渠口其西岸不能歸暗洞之小退水特留獾洞放之大渠一帶出之亦絕無漲漫之患任春葉昇二堡為往來孔道於正閘覆造橋房旁列數楹可為守者居兼為行者憇建龍王廟立碑亭以記

工程並壯觀瞻沿渠之橋二十有二西河之橋十六行旅往來賴以普濟其枝渠四達長七八里以至三四十里者百餘道均作陡口飛槽而戶口人民沿渠又各制小陡口小穰洞千餘道以相引灌自此溝塍繡錯二萬餘頃良田無不霑足于渠之東循大河涯築長堤三百二十餘里以障黃流泛溢於渠之西疏通西河舊淤三百五十餘里以瀉漢唐兩渠諸湖碱水各閘旁建水手房四十二所以司啟閉遍置塘房三十七處稽察邊汎而大渠長堤以至西河兼恃防護渠堤兩岸俱夾植垂楊十萬餘本其盤根可以固澌岸其取材亦可以供歲修至於東北隅一帶其地尤廣其土尤沃改六羊河為渠一百一十餘里以佐大渠所不及

奏

請建縣城二其一在田州塔南為新渠縣其一在省菟城西為寶
豐縣立縣令以膺民社設通判以司水利建學校以育人材置營
弁以備防汛移市口於石嘴漢夷皆便建城堡於山後守禦相資
茲役也蒙

皇上

特頒帑銀十六萬兩以為工匠車船一切物料之用纖微不累於
民肇始於丙午之孟秋工竣於己酉之仲夏向之曠土今為樂郊
復蒙

皇恩

廣被又頒帑銀十五萬兩以為招徠戶口恆產耕種之資由是億
兆歡呼爭先趨附闢田園葺廬舍犁雲遍野麥浪盈疇勤耕鑿者
歌

帝力安隴畝者頌高深奏之

九重錫以嘉名曰惠農渠遐陬赤子盡戴

光天邊塞黎民欣逢

化日誠

家萬年之基而民生世享之業也爰立石而為之記

國欽定

昌潤渠碑記

單疇書

雍正四年歲次丙午

皇帝命侍郎臣通智單疇書會督臣岳鍾琪寧夏河西河東副使道臣

陳履中經營查漢托護地方開大渠以資灌溉築長堤以障狂瀾
易畜牧為桑麻者三百餘里但大渠之東北隅灘形廣闊水難遍

及有黃河之支流名六羊河者口形如列指沂游數里復合為一
迤運而北經大小方墩越葫蘆細歷省崑城而仍歸於大河沃野
腴壤綿亘百餘里因迤黑龍溝而西故水勢順下漫無停蓄不能
引之灘中河之下流遂淤率諸執事循其已然之迹順其勢而利
導之凡漉岸之傾圯者培之使平河流之淤塞者濬之使通爰於
渠口建正閘一曰昌潤閘外設退水閘曰清安使水有所瀉以備
歲修堵口也內設退水閘曰清暢使水有所分以殺湍流漲溢也
相地制宜分列支渠二十餘道中多高壤不能盡達復設逼水閘
三曰永惠永潤永屏東之使其勢昂而盈科而進仍由故道以入
于河諸閘既建俱跨橋以通耕牧往來正閘之上覆以橋房其旁

則立有龍王廟碑記亭渠兩旁俱插柳秧資其根力以固泮岸自此啟閉以時蓄洩有方而大渠以東遂無不溉之田矣

欽定

名曰昌潤渠以昭示來茲垂之永久是役也用以仰副我

皇上

仁育萬物無遠弗届之至意渠之兩旁良田萬頃比户千家白叟

黃童均沾

聖德

青山綠水悉載

皇仁

誠

盛

世之弘模而萬年之樂利云

黃河賦

晉成公綏

覽百川之弘壯兮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兮出積石之嵯

峨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陰於曲阿凌砥柱而激湍兮踰洛汭而揚波體委蛇於后土兮配靈漢於穹蒼貫中夏之畿甸兮經朔北之遐荒歷二周之北境兮流三晉之南鄉秦自西而啟壤兮齊據東而畫疆殷徭涉而永固衛遷濟而遂強趙決流而却魏嬴引溝而滅梁思先哲之攸歎何水德之難量

黃河賦

明薛瑄

吾觀黃河之渾渾兮乃元氣之萃蒸濬洪源於西極兮注天派於滄瀛貫后土之龐博兮沓元溝之晶明過積石而左轉兮龍門呀而峻傾薄太華而東鶩兮撼砥柱之崢嶸入大陸而北徙兮迷不辨夫九河之故形經兩海而紀衆流兮擅浮沉之濯靈覽頽波而

懷明德兮又何莫非如氏所經營登崑崙而俯視兮固彷彿其初
迹馭高風而騁望兮遂周游其曲直何末流之混濁兮始清激而
湜湜澹灑而徐趨兮勢汙汙而自得觸險石以鬪暴兮詫雷轟而
電擊天宇擴其沆漭兮渺上下之蒼黃霧雨霏霏而滂集兮混濛
古之洪荒微風蕩拂而渙散兮天機組織其文章頽焱浩而洶湧
兮百怪垂涎而簸揚腥雲濁浪以盪汨兮恍忽顛倒夫舟航靈曜
升而赫照兮乘正色於中央望舒在御而下臨兮列宿涵泳其光
芒若乃震秉符以行令兮百谷淫淫其凍釋山澤沮洳以上氣兮
增滉瀆之洋溢魚龍乘濤以變化兮杳莫測其所極祝融載節以
南屆兮雷雨奮達以霽霈潢支流而股合兮百川奔而來會木輪

困而漂拔兮蔽雲日而淘汰狂瀾洶而嚙岸兮塊土烏塞夫衝潰
霜戒嚴而木脫兮少昊執矩以司秋洲渚緬邈而石出兮始殺滿
而安流霰雪紛其四集兮顛頊乘坎以奮神大塊噫氣而摩軋兮
流澌下而龍鱗層冰橫絕而山委兮河伯驅石以梁津羗險易而
明晦兮變朝暮與四時颺風起而衝木兮蟒怪駭其難推覩圓方
之一氣兮恆往來而密移昔尼父之嘆逝兮跨百世而罕知顧川
流之有本兮與終古以為期啟龍圖而翫六一兮悟主宰之所為
喟余心之未純兮感道妙之如斯聊誦言以自明兮庶晝夜之靡
虧

朔方風俗賦

婁奎

西夏有元虛居士賢而隱文子偕華先生客夏耳其名以刺謁之
欵叙既已文子乃稱曰蓋聞過高唐者必聆清商遊睢渙者必觀
藻績蒙躡躋海內有年所至處無不習交其賢豪長者因獲周知
謠俗矣語云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君世家於夏且翱翔文學
之圃棲遲載籍之林上燭往古下鏡來今其於朔方建置之巔末
洎山川風物畢載於腹敢以為請毋予靳哉居士謾爾興曰僕也
恂慙未嘗蘇於故間從長老後而竊聞其槩焉夫草昧方祛睢盱
無詔軒唐闡繹上哉夏乎靡得而究已自姬王命使來城嬴氏因
河為塞權輿於葩經之詠昭著於太史之載按職方為雍州區攷
天官分井柳界甫要服於中華繼編戶於炎代啟於青而築於建

郡於漢而縣於唐為宋隋之州鎮為偽夏之都邦面陽明而翼赤
縣之衛背陰陸而抵戶遂之防右酒泉兮控引左雲谷兮相望徼
櫓星繁雉堞雲長勢形繡若天險孔張洵九圍之無匹展四野之
獨臧其山則賀蘭擅其奇金積標其勝拓跋之所避暑瞿曇之所
演乘縣亘則百舍不止穹崇則萬尋未竟傑壁霞構攢峯鶴立邃
壑莽蒼靈岑崩劣根連金母之瑤房椒載上清之玉色千秋雲而
亘度礙朝日而行遲獷不敢拔鳥不能飛逝而望之訝煉石兮撐
碧落就而仰之猶鼇足兮奠四維至若黃草歲烏欲衰黑鷹脩乎
將翥伏地飲河狼眠虎踞特秀紫起敦邱瓜聚登樛子而流覽無
窮訪天都而難覓其處其水則泚泚漾漾汗汗泖泖黑水沃日靈

河漲天方其趣乎峽口瀉乎石瀨旁薄驚騰轟虬澎湃山摧嶽舞
之勢排江傾海之派及其寓安流沒追埼軋盤涌裔咸夷遷迤朔
波凌湍虹洞無紀環郭帶郭散漫縈紆枝而為渠瀦而為湖其為
渠也溢蟠螭駕螭虬條分縷析曲折周流經城市而脉脉道澮洫
而漉漉溉千林之果菴浸萬頃之塍疇其為湖也萑葦之場蒹葭
之藪晶晶無垠涵藏百有芻牧者馳騫芟藁者奔走其產則湓池
神液因風自生調鑄濟味國計比盈馬芽地掬犛尾沙尋鑪旒連
丹三幣五金旃裘膠革觴角豫章以全民用作貢尚方土植有山
礬江離沙葱石竹射干彫胡流彘首蒼淺渚平原菁菁郁郁香有
金錢甘有青玉棗實雞心槐生兔目龍珠稱百果之宗烏稗蘊七

絕之淑淶池並蒂而芬青門合莖而熟露長苴蓮蔓孳夔奠來禽
種於漢苑馬乳抵於西域薔薇鬱於東山牡丹富於金谷碧梧棲
鸞鳳之柯金桃啄鸚鵡之肉薦雕俎於芳筵時瓊砌於華屋兼以
秋黃之蘇白露之菽益人之蒜禦饑之蒿青稞胡麻鄉杭美菽可
釀可炊粒珠顯玉又枸櫞成林薔苳若稼幹不冬彫華不寒謝臯
跗咀之療人倭倭煉之羽化至於鱗虫羽族墮走穴居若圖經之
所逸爾雅之所無指百詘而未盡剡十襲而難書爰耳目之所覩
記祇能憶其大都鼠珍貂鼪馬異駒駮舐突獬狎趨捷虬盧遠足
則三窟之兔瓜跡則九尾之狐麝餐柏而香遠麝戴玉而班殊趨
則僂僂行則於於橐駝可服大武善樓既以引重亦以長驅集觀

乘雁蜚睹雙鳧交精屬玉旋目庸渠璣璣之翼嗚嗚之雛毵毵之
啄鳧鳧之呼黃陵之廟青草之湖頡之頡之以遊以娛丁首羊尾
鼓髻清流躍澆澆兮為樂齧荇藻兮沈沈問其名兮鯁鯁取不竭
兮鮎鮎詹何引兮獨繭漁子泛兮孤舟烟消日出兮欸乃聚綬罟
兮渡頭繪飪紅縷細味與丙穴公蒸嘗以品賓客用羞其宮室則
飛觀基諸元昊臺榭剏自狄公崔嵬千祀故址猶崇且鬱鬱兮仙
人之館轟轟兮帝子之宮蘭堂生霧桂榭凌飈金壇橫朗珠剎玲
瓏廊欄纚纚蕙棟隆隆䟽窈窕而沙紫瑣翕艷而泥彤文櫨華楠
玉碣鏤題籠以珠網覆以琉璃照耀星漢揮霍雲霓甲第名園參
差城郭戶植羽葆門懸鐘鐸金波蕩漾麗景聯絡艤画鷁於圍塘

飾翠鷗於簾箔市廛孔道萬落重闈青帘飄雨紅樓媚人烟花不
夜歌管長春陟麗譙而睇盼第見乎廣廈之粼粼其人則飛英於
國史之著廁名於金櫃之藏傳燹以黃金而取譽傳昭以學府而
流芳宇文赫赫於攷畧侯程燭燭於居喪三史偉於行師三傅神
於折訟勛績擅於喬梓功名炳於伯仲稱豹變則韓遊瓌論汗馬
則史敬奉是皆人世之龍塵寰之鳳遐邇景風今古雅重迨我明
時譽髦尤衆忠者義者孝者節者有芝英雲氣片藤拱壁者有黼
黻河漢隻語千金者有嫻儒雅而師表士林者有持風裁而正色
立朝者有倚劍崆峒仰天驕之橫者有寧銜刀都市不易慮以生
者有蟬蛻塹埃而翔區外以舒翼者叩角而茂者雲翔華顛而彥

者鱗萃金龜右蟬纓綏紳珮嘯喙之胄翩翩鈴閣之前偶旅之儒
濟濟闕里之內鴻漸肅雍雍之儀虎螭振桓桓之概冠蓋交於道
途軒馬填於闕閭譬猶鐘山之阜泗水之滙累圭璧不為之盈採
浮磬不為之匱其俗則四民雜居五技贅聚攫石洒削甄冶古鑄
日者星人覘史駟僧與夫俳伶優侏之儕咸旁午而交臂自高門
鼎貴下比齊民靡不羹鮮飲鑿茹毳含醇曼揄被服輕煖綿純當
夫春日載陽布穀催種民狎其野耜鋤并用室無懸噐田無積壅
新景鬯韶華明錦軸則有弱冠王孫游閒公子飾冠劍聯袂禔引
類呼朋吹竽搏筑走狗鬪鷄六博蹋鞠馳逐於章臺之紅嬉戲於
郊圻之綠及序屆朱明流金倣甚篋製緗輕筍舒薤錦支公于是

乎手談羲皇於是乎高枕乃有武力鼎士絡駭札柳諸伎畢逞絕
倫超醜金注解浮爭先競首農者戴蒲茆衣襪襖抱桔槔沃阡陌
禾黍百里蔗蓼矻矻行者出圃草之坡憇灌木之樾來封夷之常
羊忘祝融之爍烈疑姍姍於画圖儼僊僊於閭闕迄夫商吹鬪發
於林臯霄露厭浥於芊草翹然勁者離披蔚然茂者枯槁萬樹千
畦生成垂實翦摘芟穫場圃狼籍離離穰穰哐哐磴磴於橐於囊
盈篝滿榻豨膏棘軸銜尾相屬塞於莊馗鞞殷殷縱橫絡繹已
而貢禹舉元英蒞場功竣畚揭侍狐貉成蓋藏既則見畜牧被野
風駿霧鬣魚目龍文蒲梢汗血蘭筋權奇羣奔互齧抉壑斲山元
黃雜還於是赳赳矯矯之士臂夏服手烏號果削格載畋獠星流

景集颺奮霆擊決背弁心覆草蔽地冤伏陵窘充勃車騎無飛不
有靡走不備伏臘歲時迎釐賽社人事紛拏莫可覩縷夫夏之黔
黎既彫嵒窳逋蕩夏之土壤又盡膏腴美利此所以豐樂甲於闕
中聲稱浹乎寓內也文子曰美哉邊陲若此者罕矣居士曰未也
青銅之峽雷斧劈劃斷山為兩衝流激石招提百座森聳乎其
上檜栢千章掩映乎其側莎羅之峯嵯峨萬仞三泉地湧渟泓澄澗
精爽招徠乎遠近膏澤徧敷於靈蠢西山屹秀翠若潭苔惟絕巖
之積雪歷四時而不開即溽暑兮伊鬱常色澤兮皚皚牛首飛霞
洞天弘敞天下之苾芻蜂合四外之泥絙斗仰其中有龍淵噴玉
石罅珠濺若倒囊與傾瓮貫桐枝兮為綫放遠池兮猶沸當祁冬

今可湔及氣肅天高撼石動地則曰靈武秋聲青蠡入雲素華涵
影則曰玉闕白雪沙明水映乾坤錦燦則曰羚羊落照疏星的歷
乍見乍沒則曰石空夜火望之則有即之則無此官橋之奇木也
明河在天星斗在地此月湖之殊景也表立則順影墮則逆此浮
圖之幻跡也晴日鐘鳴風雨鏞振此沙闕之異響也以至靈旆變
兮吉善臻神駒刷兮夜光熾元兔進兮飛龍閑金牛現兮白馬寺
秋童儺躅於劉晨安門媿德於公藝朱大夫齊名於謫仙程先生
等節於孔伋靖王有東平河間之風仇侯有驪姚車騎之績斯亦
殊尤絕軌也寧非世之所稀覯文子嘆曰偉哉不謂西夏有此

朔方形勝賦

曹璉

繫夏州之大郡實陝右之名邦當三邊之屏翰闢千里之封疆廓
岡阜而為垣濬川澤而為湟角龜鼉而為道卧蟠螭而為梁帶河
渠之重沮奠屯戍之基張墾良田之萬頃撐喬木之千章鹽池澆
澆瀆其隈菊井馥郁馨其旁桑梓相接棟宇相望若率土而論其
邊陲則非列郡之所擬方也今焉載瞻其四維也漢隴蟠其西晉
洛梗其東北跨沙漠之險南吞巴蜀之雄山奔突而若馳水旋繞
如環雍廩遐郊其坦夷聳孤城之崇窪內則敞街衢兮輻輳紛興
馬兮交通外則經溝塍兮刻鏤昫原隰兮腴豐任土作貢而域雍
兮星分井鬼罷侯置守而隸靈兮民雜漢戎出河朔山川之外臨
藩落境界之中青窺華嶽之隱隱翠挹岷峨之重重遙躋西嶺之

屹屹近俯東湖之溶溶營興廣武坊旌効忠壩濱積石闕邇臨潼
橋橫通濟兮接賓之鋪連棟園開麗景兮望春之樓凌空澹清潭
兮天光雲影翠秀色兮綠水芙蓉赫連春晚兮日烘桃李靈武秋
高兮風墜梧桐殘陽夕照荒垆兮落花啼鳥飛瀑暗懸峭壁兮玉
澗垂虹輓轡叩軋兮影落蘆溝之夜月漁歌歎乃兮響窮古渡之
秋風於是高臺日上長塔煙浮晴虹之影乍弄蒲牢之聲初收大
河之水未波蠡山之雲不流藹華實之蔽野漫黍稷之盈疇石闕
雪積兮銀鋪曲徑漢渠春漲兮練拖平邱騏驎如雲兮花馬之池
鱗鯽盈肆兮應理之平羅城兮執訊護醜鳴沙州兮落雁浮鷗城
傾黑水兮頽雉殘堞津問黃沙兮短檣輕舟神槎湮兮猶存博望

之跡石破鑿兮尚傳大禹之游高塚巍峩兮元昊之魂已冷古刹
煨燼兮文殊之像常留表賀獻俘而忠貫日月兮唐將之精靈耿
耿書抗偽號而名重邱山兮宋賢之遺韻悠悠此名天下播海陬
而為西夏之勝概可與江南之匹儔者然猶未也若乃考其四時
也春則杏塢桃蹊霞鮮霧靄秋則鶴汀鳧渚月朗風微夏則蓮濯
碧沼之金波嬌如太液池邊之姬媵冬則栢傲賀蘭之暗雪癯若
首陽山下之夷齊與夫觀鷹鷗之雄度則凜凜乎周家之尚父也
覩芝蘭之葱蒨則奕奕乎謝庭之子侄也對松竹之森立則挺挺
乎汲黯之剛直也翫鷗鷺之瑩潔則皎皎乎楊震之清白也以至
芳林鶯語柳榭蟬聲又有若回琴點瑟之立夫孔楹也此皆翫耳

目娛心志而為西夏之美觀不減江南之佳致者是使騷人墨客
碩士英賢尋幽覽勝游樂流連於羅珍饌列綺筵飛羽觴奏管絃
品題詞藻繡句錦篇觥籌交錯屢舞僊僊撫乾坤之塊比掃亭障
之烽烟詢古今於故老稽成敗於遺編方其王命南仲往成於方
此何時乎迨漢郭橫繕城置驛浚渠溉田省費萬計蓋一盛也整
居焦獲侵鎬及方此何時乎迨唐李聽興仆舉廢復田省餉人賴
其利又一盛也嗟夫時有盛衰治有隆替天道循環斯亦何泥方
今聖主啟運應符丕建人極重熙皇圖混車書於六合覃恩威於
九區登斯民於懷葛躋斯世於唐虞矧茲夏州超軼往古詩禮彬
彬衣冠楚楚建學立師修文偃武尚陶匏貴簪組祛異端禦狎侮

抑工商之浮華敦士農之寒苦沙漠塵空閭閻安堵白叟黃童謳
歌鼓舞熊羆奮勇於陣行麋鹿潛行於巢所弓矢藏於服韞干戈
戢於庫府而况陰土封者惟德惟義遠超樂善之東平握將柄者
有嚴有翼端繼為憲之吉甫予也一介之書生敢擬韓范之參伍
聊泚筆而紀行議者幸勿誚其狂魯

上巡撫言渠務書

本朝 王全臣

唐漢兩渠寧夏民命攸關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內蒙飭水利都司
王應龍盡力春工而令職全贊理其事幸覩成效茲蒙以各渠情
形及修濬利弊下詢謹詳陳之寧夏古朔方也黃河繞於東賀蘭
峙於西相距或四五十里遠者亦不過百餘里南至唐壩堡之分

守嶺北至威鎮堡之邊牆僅二百七十五里延袤不甚寬廣而所屬寧夏衛并左右二衛及平羅所共轄五十二堡約計田地九千八百二十九頃有餘其正供除麥饌等項納銀二千六百五十兩有零外田土之賦計納糧九萬八千三百八十餘石納七斤穀草并年例秋青草共三十八萬三百餘束零納壩草六十一萬零納地畝銀八百六十餘兩其湖灘又納湖灘銀一千五百九十兩賦亦綦重矣况地大半盡屬沙灘必得河水乃潤必得濁泥乃沃古人於黃河西岸開濬唐漢兩渠誠萬世利也四十七年春職全蒞任之時值春工方興隨本道鞠宸咨親詣各渠細勘竊查黃河自南而北其入寧夏之處兩岸俱係石山名曰硤口河初向東北流

入硤微折注於西北不一二里即仍向東北出硤硤之盡處有一
觀音堂古人於此傍石山之麓開唐渠一道渠口寬十八丈深七
尺至明代寧夏道汪文輝於右衛之塘壩堡距渠口二十里建石
正閘一座閘之外建石退水閘四座正閘下入渠之水以五寸為
一分止以十分為率水小則閉塞退水各閘使水入渠水大則開
退水以洩其勢其正閘係六空西四空為唐渠東兩空為貼渠每
空各寬一丈唐渠自閘以下西北至玉泉橋名曰上上段寬八丈
深三五尺長五十里自玉泉橋向東北流復微轉西至良田渠口
名曰上段寬七丈深五六尺長七十里自良田渠口西北至西門
橋名曰上中段寬六丈深七尺長四十里自西門橋西北至站馬

橋名曰下中段寬六丈深七尺長六十里自站馬橋北至威鎮堡稍止名曰下段寬三丈深三四尺長一百三里合計共長三百二十三里其貼渠一道寬三丈五尺深六尺至郭家寺地方分為兩稍一至漢壩堡稍止長四十里名曰舊貼渠一至蔣鼎堡稍止長五十里名曰新貼渠此因唐渠正閘之東岸地土甚高故引此渠雖閘分兩派而實與唐渠同口蓋唐渠之附庸也渠兩岸之堤及堵水之壩俱名曰泝沿泝居民挖小渠以引水入田名曰枝渠大者或百餘里小者或數十里及七八里不一各於泝上建小木閘以便蓄洩名曰陡口唐渠東西兩岸共陡口四百三十六道舊例百姓有田一分者歲出夫一名計力役三十日又納草一分計四

十八束每束重十六斤又納柳椿十五根每根長三尺此輸將定額也其或需用紅柳白茨席其則於草內折收每草一分折紅柳四十八束或折白茨或折席其亦各四十八束每束重七斤總名曰顏料或石灰亦於草內折銀燒造每草一束折銀一分其草曰壩草以備於險要處和土築湃及啟閉各閘堵疊渠口也椿曰沙椿或釘閘底或釘湃岸使土堅固也渠內水衝之處必用土草築一墩以逼水而外用紅柳白茨護之更釘以沙椿名曰馬頭席其則繩纜之具也或修理閘底亦必用紅柳白茨鋪墊而以沙椿釘之乃蓋以石條使無沖動之患也每歲河凍之時將渠口用草閉塞名曰捲埽至清明日派撥夫役赴渠挑濬各官分段督催以一

月為期名曰春工至立夏日掣去所捲之埽放水入渠名曰開水
開水之後田地澆灌其法先委官閉塞上流各陟口以逼水至稍
其名曰封封之之際各陟口仍酌量留水一二分其名曰俵俗作

迨水已至稍乃開上流各陟口任其澆灌既足又逼令至稍封與
俵周而復始上流下稍皆澆灌及時也唐渠貼渠原灌寧左右三
衛及平羅所共三十四堡田地六千二頃有餘衛所各官分段封
俵一歲須輪灌數次乃獲豐收至於漢渠在唐渠之下左衛陳俊
堡四道河口地方距唐渠口三十里地形低窪直迎河流水勢易
入其渠口寬三十一丈深七尺五寸明汪文輝於漢壩堡距渠口
十二里建石正閘一座計四空每空寬一丈閘外建石退水閘三

座自正閘北至唐鐸橋名曰上段寬五丈深六七尺長六十五里
自唐鐸橋西北至張政橋名曰中段寬四丈五尺深六七尺長七
十五里自張政橋北至殷家夾道稍止名曰下段寬三丈深五六
尺稍末寬一丈長九十八里共長二百三十八里渠之東西兩岸
共陟口三百六十九道原灌溉寧左右三衛所屬十八堡田地共
三千八百二十七頃有餘後因開導西河水勢變遷何忠堡竟隔
在河中各自開引小渠灌田三十餘頃今漢渠止灌溉十七堡田
地共三千七百九十七頃有餘其挑挖封俵與唐渠一例此渠得
水甚易而又稍短田少所以通利如故比年以來唯唐渠淤塞過
甚濱於廢棄居民雖紛紛借助於漢渠不過稍分餘瀝地之高者

竟屢年荒蕪而漢渠亦因以受困職全細按唐渠之大病有三一苦於渠口之不能受水也相傳先年唐渠口下河中有一石子沙灘障水之勢以入渠厥後灘漸消沒河流偏注於東而渠口竟與河相背其入渠者不過旁溢之水耳水之入渠也無力遂往往有澄淤之患一苦於地渠之不能通水也唐壩以下自杜家嘴至玉泉營盡係淤沙每大風起輒行堆積唐渠經由於此實為咽喉向者以風沙不時旋去旋積遂相與名曰地渠蓋因兩岸無泮與平地等故名之也此處自来不在挑濬之列因循既久竟致渠底與兩岸田地齊平甚有渠底高於兩岸田地者較唐壩閘底約高三四尺河水汎漲時入渠之水非不有餘乃自入閘以來至此阻梗

由是旁灌月牙倒沙兩湖迨兩湖既滿然後溢於渠內徐徐前行
不知費幾許水力經幾許時日乃得過玉泉橋也况有此阻梗水
勢紆迴水未前行而挾入之濁泥已淤積閘底數尺矣一苦於渠
身之過遠也水之入口者原自無多而又苦於咽喉之不利以有
限之水流三百餘里供數百陟口之分洩其勢自難以遍給若遇
河水減落則束手無策矣唐渠有此三大病而又加以年年挑濬
之法積弊多端如渠夫渠草除紳衿優免外豪衿地棍及奸胥猾
吏肆意侵蝕每將百姓應納草束沙椿折收銀錢代為買備輸納
名曰色納草則多係朽爛椿則盡屬短小又巧立名色隱射規避
苦橋梁若陟口倘有損壞俱屬官修乃藉稱須人看守每處免夫

草一二分名曰看丁又曰坐免甚至徒杠亦有坐免有力盡為看
丁即曰陟口須人啟閉未聞天下橋梁俱須人看守也是渠夫渠
草祇為奸積之利窟而渠工已受病實多矣每年興工之時並不
查明某處淤塞某處阻梗量度工程之輕重酌用夫役之多寡唐
渠自口至稍止分三工五段漢渠自口至稍止分兩工三段如某
工舊例用夫五百名年年撥給五百某段舊例用夫三百名年年
撥給三百工輕之處夫多怠玩工重之處夫實短少且催納顏料
之役必故為遲延及時至工迫各段督工者即令挑渠之夫役採
取顏料兩岸園林莊柳任其砍伐微論止半供渠工半充私橐額
徵顏料盡被乾沒而所撥三百五百之夫亦祇虛有其數而已渠

道灣曲之處東岸高者西必低西岸厚者東必薄以高厚者力逼水勢刷洗對岸也每年挑濬之法如夫一百名止有三四十名在渠內取土餘五六十名俱排列高厚岸上遞相轉運一畝之土經七八人之手而對面低薄之岸必不肯加幫尺寸謂低薄岸底必有刷洗深溝恐因加幫撒土填塞以致高厚者愈增低薄者愈減

是以每年有冲崩之虞或水由泝底鑽

俗作

潰或水由泝上漫

俗作

坐倒皆不肯加幫低薄所致也至渠夫則止由衛所經承派撥名曰安渠賄囑者派之路近而工輕貧窮者派之路遠而工重且將一段之夫雜派數十堡之人聽其自赴工所管工者莫知誰何中有逃者報官查冊拘提往返動至半月而一堡之夫又分派數處

必遠至百里或二百里以外使之奔走不遑更將撥夫單內故意
填寫錯亂使之赴各工段自行查問總欲令民不得不致遲誤以
便定取罰工又各工段設立委管渠長等役各五六人或七八人
每人免渠一二分彼俱係用賄鑽營充當者一到工所每人色折
夫役一二十名不等更有豪衿地棍指稱旁枝小渠請討人夫多
至五六十名少亦二三十名官必如數撥給實無一名赴彼所請
之處伊等竟折錢分肥是以額夫雖一萬一千有零而在渠挑濬
者僅可得半又率以老弱充數官司查渠止走大路沿途問夫在
何處就彼查點委管渠長人等探知即雇附近莊農應名點後即
散甚且預知官司到來令人夫於渠內挖土堆積如墪形以堆土

之高詐為挑挖之深使高低莫辨官司一見便誇稱工好並不問及上段如何下段如何官司去後夫役仍將所堆之土攤平渠內其運上高岸者不過數十鋤八段之內官司必由之處或挑挖數里其僻遠不到之處亦夫役足跡之所不到也總因兩渠分為八段每段必遠至數十里無一定之責成無一定之程式而奸棍折去夫役因循延至一月遂相率而散其未經挑挖者雖有十之六七祇謂工多夫少付之無可如何渠道之淤塞實由於此職全於蒞任之初巡視渠工見漢渠口之上有一小渠名曰賀蘭渠寬數尺長十餘里乃前任寧夏道管竭忠據居民所請開濬者別引黃河之水灌田數頃職全上下相度見河水直冲渠口而第苦於口

低身小導引不得其方莫能遠達乃謀諸司水王應龍請於本道
欲借此渠形勢另開一渠以助漢唐水力之所不逮本道謂此渠
曾奉前撫憲據士民呈請飭委惠安堡監捕通判王惠民勘驗形
勢甚有裨益後以工程浩大約計用夫萬餘一月尚不能竣又慮
修理閘壩需費不貲遂爾中止吾有志久矣汝第力行之職全謂
用夫不得其法雖數里亦覺艱鉅若量土以計工量工以計夫此
數十里之渠計日可成渠若告成閘壩自易易也本道乃令職全
與都司役用額夫距舊賀蘭渠口之上三里許直迎水勢另開一
口至馬家莊地方引入舊渠而擴之使寬行三四里至陳俊漢壩
兩堡之交即棄舊渠而西引水由高處行以達於唐渠雖遠至數

十里而莊園墳墓皆繞以避之毫無所傷其所損田畝盡為除厥
差徭居民莫不懽忻樂役於四十七年九月初七日興工至十三
日渠成十五日本道親詣渠口開水不崇朝而徧注田間自來高
亢之地一旦水盈阡陌婦女孩童咸出聚觀驚喜之狀若有意外
之獲其渠口上距唐渠口二十五里下距漢渠口五里乃右衛唐
壩堡所屬剛家嘴地方口寬八丈深五尺渠身長七十五里二分
上三十里寬四丈深六七尺下三十里寬三丈五尺深五六尺稍
末十五里二分寬一丈六尺深五尺東西共陟口一百六十七道
灌溉陳俊蔣鼎漢壩林臯瞿靖邵剛玉泉李俊宋澄九堡田地共
一千二百二十三頃有餘至宋澄堡地方仍匯入唐渠本道以此

渠閱十數年聚議止為道旁之築者今告成於七日且相度形勢較王惠民向所勘驗引水更易不覺喜形於色謂移此用夫之法以修唐漢兩渠不難坐令各渠疏通也於是於四十八年竟以此渠聞之憲臺當蒙倡捐俸資於陳俊堡地方建石正閘一座計兩空每空寬一丈閘外建石退水閘三座工既成蒙命其閘曰

清閘渠曰

大 大

清渠職全復於閘上建橋房五間左側建游亭一所其規模竟與漢唐兩壩鼎峙矣此建閘之處乃舊貼渠經由之地貼渠較清渠高六尺有餘竟為清渠截斷職全乃造木笕置諸閘後兩旁石牆之上中更用大木架之傍橋房之欄以渡貼渠之水自西而東笕

寬四尺長三丈名曰過水此不特貼渠無傷而閘下水流交錯波聲互應風景殊有可觀也彼陳俊等九堡田地乃素用唐渠之水者清渠既成則不須唐渠灌溉其入唐渠之水可使之直趨而下而所省灌溉九堡之水實足以補唐渠水利之不足不患渠身之過遠矣况清渠餘水匯入唐渠者又能大助其勢耶唐渠之病去其一至於唐渠口則於黃河內築迎水湃一道用柳固數千內貯石子排列兩行中間用石塊柴草填塞上復用石草加壘過於水面更用大石塊襯其根基其湃寬一二丈高一丈六七尺不等自觀音堂起至石灰窰止共長四百五十餘丈逆流而上直入硤內中劈黃河五分之一以為渠口口寬二十餘丈較舊渠口約

高數尺挽河流東注之勢逼令西折入渠是迎水湃之力已能逆水使之高束水使之急吞噬洪流勢若建瓴不患澄淤矣而口又加寬受水實多渠內之水賴以倍增唐渠之病又去其一歷年不挑之地渠則多用夫役挑濬使之低於閘底以通水路兩旁復立高厚湃岸使渠流至此得以疾趨不致繞道於湖水行既疾則沙隨水走莫能淤積唐渠之病又去其一由是口內洋溢咽喉無阻向之唐渠以有限之水灌溉三十四堡田地常慮不足者今以有餘之水又省九堡之分洩止灌溉二十五堡自無不充裕矣不須借助於漢渠而漢渠亦並受其益矣至若奉委協助都司挑濬各渠則革盡從前積弊唯以新渠用夫之法為例於清明興工前一

月將漢唐各渠自口至稍逐細查丈更用水平量其高低如某處
渠道淤塞應挖深若干寬若干某處湃岸低薄應築高若干厚若
干某處工重應用夫若干某處工輕應用夫若干預造一工程冊
乃以額夫合算除修理閘壩迎水及各大枝渠用夫若干外計挑
挖唐漢

大

清各渠實止夫若干於是量土派夫每夫一日以挖方一丈深三
尺為率夫數既定乃自下而上按堡順序如威鎮堡在唐渠之稍
該堡額夫若干名以土合算應挖若干里即定以里數分立界限
開明寬深丈尺令從稍末挖起至分界處接連即用平羅堡之夫
又連接即用周澄堡之夫餘俱逐堡順派以近就近各照分定界

限挑挖其夫即用本堡堡長督率每工開一丈尺細單務令挑挖如式挑挖之土俱令加壘低薄泝岸高厚之處不許妄排多人致妨正工其枝渠之大者俱度量工程撥給夫役但往歲於各堡中混派今則止令受水之民自行挑挖夫數或稍減於舊額而用工則不啻數倍至十餘里及三五里之小枝渠即算入正渠工程之內一併挑挖不另撥夫役以杜隱射包折之弊職全復每日於渠身內往返巡查如某堡分工幾里其挑挖不合單開丈尺致渠底不平或低薄之岸壘築不堅即責究堡長工程無包折之弊夫役無遠涉之勞而逐段皆有責成皆有程式自相率盡力不敢怠玩况興工之後復蒙憲臺遣標下守戎王捷督查其工又蒙廉察壩

草六十一萬不無侵漁特對半減免三十萬有餘民間有田一分
舊例納草四十八束者今止納二十四束以是寧民踴躍趨事爭
先恐後各渠疏通無阻漚岸又極堅固所以立夏開水之日黃河
水不加增而每年開水月餘水不能到稍者今不過四五日稍末
既澆灌徧足矣鎮城以此往年不沾涓滴者今且徧種稻稗矣寧
鎮各渠之情形及修濬之利弊如此此皆差員王捷所目擊者也
獨是職全革弊太盡立法太嚴委管渠長盡遭革除豪衿地棍勢
難色折隱射之弊俱為清出枝渠之夫不能分肥而奸胥猾吏歲
歲恃渠工以填谿壑者今且無所施其巧是數萬生靈雖云受利
而積年奸宄未免側目矣竊思古人之於渠務額設有夫力役有

期物料有備分五五八段使各盡其力立法何嘗不善迄於今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總皆趨利之輩作弊於所忽壞法於不覺竟使利民者反以累民古人立法之美意泯沒殆盡職全亦何人斯安保其所立之法不即壞於旋踵耶伏乞嚴飭司水利者每年以去歲春工為例而再為神明變通於其間不使已效之法復致更張已通之渠復致淤塞憲恩直與河流並永矣

三受降城碑銘并序

唐呂溫

夏后氏遏洪水驅龍蛇能禦大菑以活黔首周文王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觀成功然則持璿璣而弛張萬象昊穹之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

王者之宏圖道雖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者皇唐之勝勢也昔秦不量力北築長城右扼臨洮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頽為荒邱退居河澗歷代莫進矯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啟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會虜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環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塞草落而邊氓懼河冰堅而羽檄走爰自受命至於中興國無寧歲景龍二年默啜強暴瀆鄰構怨掃境西伐漢南空虛朔方大總管韓國公張仁愿躡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嚮制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於是留及瓜之戍斬姦命之

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為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
朝那而北闢斥堠迭望幾二千所損費計億減兵萬人分形以據
同力而守東極於海西窮於天納陰山於寸眸拳大漠於一掌驚
塵飛而降火燿孤雁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用晏閑韓公猶以
為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神竿鞠虎旅看旄頭明滅與太白
進退小則貢琛賫受厥角定保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竭瀚海
空苦塞萬里之野大畧方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無北顧之
憂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黷武柔者敗律城隳險固寇
得凌軼或驅馬飲河而去或控弦俾壘而旋吾知韓公不瞑目於
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茂育群生戢兵和親七狄右衽然而軍

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言其可弛柝亦宜鎮以
元老授之廟勝廟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綏內謹經略使其未
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永讐猛氣無生禍心聳威馴恩禽息荒外
安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儆復隍而光烈不昧銘曰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策亘漠橫塞揭茲雄壁如
三鬪龍躍出大澤並分襟帶各閉風雷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
登陴萬里洞開日晏秋盡纖塵不來時惟韓侯方運神妙觀釁則
動乃誅乃吊廓平窮荒盡日所照天乎未贊不策清廟我聖耀德
罷扃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完守推亡固存于襄于夷永
裕後昆

種世衡墓銘

宋 范仲淹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請於予予嘗
經略陝西知君最為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
春夏人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保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
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時君為大
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
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
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瞻勇過人雖俯逼戎落
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
地百有五十尺始至於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

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錢工復致其力
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敵兵重圍
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穿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保
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為青澗城授
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羗
向時將帥不能恩信羗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申勞問如家人
意多所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賢豪可語者有得敵中事來告於
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羗愛服皆願效死青澗
東北三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敵寨敵常濟河為患君屢使
屬羗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

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三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
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芻糧錢幣暨
軍需守城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愛養士卒病者遣一子視其
湯餌常戒以答責期於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
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
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置制本路糧草遷洛州副使慶曆
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為用與夏人等相助為
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君長犒於城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悅
其意又採忠順者增銀帶馬紱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立約束而
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為變時青澗

既完人可循守乃請於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
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人日夜誘吾屬羗羗愛其
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既至環
安邊之利病大要在屬羗難制懼合夏人為暴發之患又地瘠穀
貴屯師為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內
入屬羗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烏有牛家族首奴訛者倔强自處
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奴
訛曰諾是日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羗凶詐嘗與高使君繼嵩挑戰
又所處險惡大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羗樹信其可失諸遂與
士衆緣險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卧帳

中已至感而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
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額手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羗咸
服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偽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
誅之死者半歸者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偽署如
兀二族者百餘帳咸股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是屬羗無
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其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
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於
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君即時而赴羗
兵從者數千人屬羗為吾用自此始君曰羗兵既可用矣乃復教
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

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
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
羗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為意前
後經略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
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西南古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
種居屬羗之大素號強梗在原為孽寢及於環撫之狠不信我伐
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於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
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為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蔣
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即日起兵會偕於細腰使甲士晝夜築
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敵中以計款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

等三族豪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既出其不意又無外援因而服
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偏以苦寒城而疾作慶曆五年正月
七日甲子啟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於京兆萬年縣之神
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啟河南壽安令祖仁詔京兆
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
字明逸初隱於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
高德純太宗朝再召以事親不起真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
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廢得將作
監主簿五遷至太守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
兆府渭橋君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

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
事露逃之逼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
於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
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
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惰齊其力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
今民能言之厯通判鎮戎軍環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托章憲外
姻以利干君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怨之乃使人諭
王知謙訟君蒙正內為之助獄成流賓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
弟世材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同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絃雪於
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榷酤又禮部尚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

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鄜交辟
改僉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寬州之請君
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產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
已蒞官能摘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
民暨屬恙豪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
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詒文雅純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
逸之風次曰診試將作監主簿曰詠同州澄城尉曰諮郊社齋郎
曰諤三班奉職皆有立訢記誼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
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孤矢撫養士伍牢籠羗夷無賢不肖
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謀者入敵中凡半歲間而羗誅握

兵用事二三人謀者還言某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事懷來
故其績不顯銘曰嗚呼種君出於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
剛折果由直伸還自瘴海試於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入捍羗之
患又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死宜不泯邊俗祀之
子子孫孫

乙巳歲吾兄奉

命監

司寧夏予留滯春明中間天各一方者凡十五年迨己未歲復得握手兄弟緒語各道別來梗概嗚咽之餘爰出一編見示蓋手輯河套志也按寧夏為邊陲沃壤疆圉要區歷代以來變亂百端守據非一是以論天下形勢者首推秦中而秦中又以寧夏為最則其地有足紀者惟是蒐羅掌故蒼萃為難遂使成書闕如良可慨惜吾兄殷然念之遂於蒞事之暇輯為是志蓋數閱寒暑而後成釐為六卷自唐虞三代以及

興朝

山川風土建置沿革兵防漕餉河道鹽法靡不備舉展閱之下瞭如指掌厥功偉矣吾兄寧夏之役豈虛也哉嗚呼後之讀是編者

其亦知吾兄之志乎

乾隆七年歲次壬戌夏五同懷弟履平敬跋

河套志六卷為清乾隆年間高郵
陳履中分巡寧夏時就採訪所得
及書志所載綜述其建置沿革山
川形勢戰守利害或恐外以參內或
攷古以徵今對歷代河套內外之邊
防興廢得失之故言之綦詳公元一
九六四年甲辰春南京大學圖書館
施鳳笙先生以受蒙古圖書館之託

將新近向南京圖書館借鈔方望溪
李方東兩先生鑒定之本屬王君幼
安另錄副本既成屬守白等代為讎
校強與原鈔本一，對勘胡盧依樣
可謂毫髮無憾而細閱原鈔本則烏
烏帝虎似在存難免爰將識力所及
者逐一列表更正如左

林守白 何守銓 施元漢 謹識

勘誤

卷 別頁數行數字數誤 正備

註

序第一卷 八 二 二十一 折 析

八 十九 八 徒 徙

十七 十一 九 徒 徙

二十四 一 二十五 饒 驍

二十五 九 十八 場 場
大界曰疆小界曰場場从土从易

與場字異

四十 六 二十一 饒 驍

四十三 十八 十二 膚 虜

四十八 三 六 間 聞

第二卷 五 十四 二 洲 州

十五 十六 二十五
西字下疑脫一字

十八 六 八 文
疑衍 字文盛父孤原文作文孤疑衍

一文字

二十六 八 五 六 寓 縣 寓 縣
寓同 字史記 字縣之中 順承

聖意註 字字 宙縣 赤縣 猶言

天下

二十七 十五 十九 時 縣

第三卷 十五 十五 十五 了 了
了之部首為 了了之部首為

一不可不辨 餘下均同

二十三 十八 十 精 精

第四卷 一 十八 十三_右 中 待考 原文為「宋仁中至道中

陷于元昊」上中字似係

宗字之誤惟至道為太宗

年號仁宗年號為至和明

道似均不合究應如何更正

待查

五 一 十七 揖 攝

八 五_右 十八 搶 創

八十七 九符 符

九十三 七箕 箕

十二十九 二十四 圮 圮

圮从土从人巳之巳讀痞毀也

圮从土从巳矣之巳讀詒橋也

二字不同

第五卷 三 四 二十四 藩 蕃

六十八 六源 原

四十一 三兵 民

二十二 二十九 毫 豪

二十七 八 六 載 戴

四十一 四 二十三 項 頂

四十三 十二 二 異 畏

四十四 十七 十三 蕃 藩

四十九 十一 一 睿

四十九 十一 一 裁 裁字應繕在前行睿字之下

不能分割為兩行

第六卷 五 二 三 屈 缺

十二 十四 一 復 複

十三 十四 二十一 返 反

十四 八十 譯 繹 詩徐方繹騷註繹連絡也

騷擾動也

十四十三六茸茸

十六二十二迴迴

二十三十九九椿椿

二十三二十二甚其

二十七二十七場場
場讀亦大界曰疆小界曰場

詩小雅疆場翼翼

三十四十一十八沂沂

三十四十五八圮圮

三十八二十五樓樓
待查原文為大武善樓樓字疑誤

三十九十三九櫃匱

三十九二十五卯卅

四十一 三三偶旅
疑誤待查

四十九 五竿筭

四十九 十四筋筋

四十五 七二十二段段
下九、十、十一、十二各行內段字

均同此誤

四十五 十二一稍稍
十四行一、七、兩稍字均同此誤

四十六 一十三椿椿

四十六 二十九陟陟
下全

四十八十一苦若

五十六十六二十四疊壘

五十六十八十七瞻膽

一九六四年三月王幼安鈔



